



## 目录

再版前言

前言

駁「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

再一次揭发煮云和尚的造谣诽谤

降妖本末记

一、某居士給煮雲的評論

二、拙作发表以后

三、答或曰先生问

四、台湾三宝弟子揭发真象

差不多先生-- 张采微

## 再版前言

本书初版早经售罄，各方需求甚殷，惟笔者工作忙碌，宕延至今，始获再版，殊为歉疚！

再版除驳斥煮云和尚谬论本文外，附刊「再一次揭发煮云和尚的造谣诽谤」，并「降妖本末记」。让读友看清楚煮云和尚的荒谬狂妄，不但笔者，即佛门中有正义感的三宝弟子也仗义执言，同声指斥。公道自在人心，那些不问是非，一味作煮云应声虫者，可以省悟过来吧！

菩提树杂志曾要求笔者跟他们交换刊物，我答应着，每期出版了按期寄奉，可是他们寄来四十四、四十五期以后却中断了，以致以后湘清先生的大作无法拜读。「中国佛教」杂志刊载一篇「一封无法投递的信」原来是给我的，可笑得很，吴恩溥「坐不改名，行不改姓」，地址也明明印在书上，他们却在那里耍戏法。辩论是十分严肃的事，大家应摆下光光明明的阵，如果不是这样，瞒着人家看不见，头上插着雉鹅毛，手摇鸡毛帚作武器，上下左右舞得鸡毛纷飞，然后大喝一声取你头颅，接着「凯旋荣归」，除了自我陶醉，并哄骗小孩子外，实在见不得好处。

驳斥煮云和尚之作，是非既有公论，笔者将不再继续。虽然如此，给煮云和尚千元的赏格仍然有效，任何一位若能领赏，也一样照给。

吴恩溥 1956年10月30日

## 前言

当本书初稿在三十期生命双月刊发表以后，不断地接到各地读友来信，表示欢迎，他们一致指出，为着维护真理的缘故，把邪论异说虚谎的真面目暴露出来，在这末法时代，是有它的必要。他们并要求出版单行本，以便破迷祛惑。盛意拳拳，至为感动，这是本书出版单行本的因缘。

昨日接获某君转来煮云和尚给他的信，公开如次：

『XX居士：

我已不在凤山二十多天，都是为了多难的佛教，现在嘉义布教，昨天举行皈依，很多基督与天主教徒皆来参加皈依，信仰了佛教。XXX图书馆馆长也因看此书，章嘉大师南来时，在湛然精舍，他也从基督教中走进佛教里来，这位先生是一位最反对佛教的人。凡是有国家观念，民族思想者，不论是不是基督教徒，他的天良未没时，看过此书他都会动心的。

生命杂志我看过，他是对我个人的责骂，而未敢对佛教，我是对基督教整个的教义和行为批评，他不懂佛教，也只能在字里行间，找说话的小毛病，我出此书是为的国家民族，只要对国家人民佛教有利益，我的目的已达到，他骂我个人与傍人没有关系。我现在很忙，有时间再写一篇对付他。

承居士关心佛教谢谢，若再有见教信可直寄凤山，我不久凤山，此祝 近安

煮云后 五月八日于嘉义

我想那位作者现在会后悔的，因为他大胆悬赏一千元台币，要我答复，这种以金钱为饵的行为又出来了。其实对新旧约有研究的人会责怪他大，不过请他不要害怕，我决不会真的拿他一千元，不过这种宗教，处处以金钱为饵的手段，是一令人齿冷的。佛教是真理胜，从没有拿钱去诱人。

(注：XX及XXX是笔者换上的)

读完此信不禁好笑，煮云和尚诋毁基督教徒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自由不平等不博爱，我根据事实，把基督教和佛教作个比较，究竟谁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自由不平等不博爱，谁是误国误民，阻碍进步，早已邪正分明，忠全台判别，他却说：『他是对我个人的责骂，而未敢对佛教 .... 他不懂佛教，也只能在字里行间，找说话的小毛病』，连根被拔起，四脚朝天，却自解嘲谓是说话小毛病，这种阿Q型的英雄脸谱，可怜又复可耻！我因着他无中生有，捏造经言，所以悬赏千元，要他指证他所说的圣经究系出自新旧约何卷何章何节，他却说我是『以金钱为饵』，『其实对新旧约有研究的人会责怪他大意。』他闪烁其词，想用声东击西的手段，来转移目标，遮掩他的谎言，这样坚持错误，一味想用谎言欺骗群众，真是其心可鄙，其行可诛。我以金钱为饵吗？狡猾的煮云和尚，他知道这回是自掘坟墓，无法遁形，因此骂我以『金钱为饵』，然后可以振振有词地说，『我不把圣经指出来，因为我不肯就饵。』不知的人以为「谎言大师」鄙千金而不取，却不知这是他的障眼法，借此逃遁。

煮云和尚又装腔作态谓：『我决不会真的拿他一千元的』，这句倒是真话，这不是「不要」，乃是「不能」，谁叫他信口雌黄，妄生是非，今天人家要真凭实据，纸无法包火，真是活该。所谓「齿冷」恐是假，心冷才是真，眼看千块钱，可望而不可即，怎不冷！

煮云和尚在那里干着急，他凝想着我『现在会后悔』。哈！那就太如意了！他天天痴想着我后悔，早些撤回千元赏格，其实，这完全是痴人说梦而已。让我重申前言：

「兹悬赏新台币一千元，请煮云和尚指出上列三段出自圣经何处，若无错误，即可领赏，谨储金以待。」（参第三页）

一九五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 驳「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

注意：本篇双括号内引语，全摘自煮云法师的大作。

### 问题的引起

不知谁从台中寄给我一本『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拆开一看，见目录有两教的比较，中有云：全孝 -- 佛教 孝 -- 儒教 不孝 -- 基督教 全仁 -- 佛教 仁 -- 儒教 不仁 -- 基督教；这几句话很引起我的兴趣，虽在百忙中，仍抽空把它读完，原来那是一本火药味十分浓厚，字里行间对基督教极尽谩骂、挑拨、诬蔑的小本子。

谁寄给我这本书？可能是基督教的同道，也可能是佛教的朋友们。但从一切迹象考虑，后者成分和我们更多。该书包纸写着我的地址姓名，还有「印刷品」三个字是印刷机印上的，此外没有其他字迹。根据「印刷品」三个字，可以断定不是个人寄发的。个人寄发几本书，断没有用印刷机把「印刷品」几个字印上；应该是大批寄发，才用得着印上。若基督教团体寄发，她无需隐姓埋名，因此我怀疑它是佛教朋友们大批寄发作为宣传用的。如果我的推测没有错误，那么，用普通的话：他们在向我挑战；用该书作者煮云法师的话：『是在你的头上撒尿』。（5页）

越久我越不高兴写辩论文章。为什么？因为今天寻求真理的人毕竟太少了，入者主之，出者奴之，辩论常在闹意气、争胜负，甚且是隔江骂战，这样的辩论究有什么意义。因此对该书我想还是取「见怪不怪，其怪自败」的态度让它就算。但再想想，我虽不想辩论，但该书武断、曲解、诬蔑的地方太多了，现又大量宣传，诚恐妖语惑众，以致是非颠倒，众生误坠魔障，如何是好。再三考虑以后，决定还是把该书的错误悖谬指点出来，以免它蛊惑众生。

### 煮雲法師其人

该书作者煮云法师不知何许人，惟从书中所见，他是一个『穷和尚』，年来在台湾『环岛布教』，他是一位『既能说又能写』的法师，所以佛教徒请他『把店里的货色搬出来』。而他呢，因看见『佛教现在所处的地位，是退步、衰落、低头，处处不敢与人争长论短，任凭人家讥笑、谩骂和破坏；佛教的代言人 -- 和尚，更不敢抬头泄气！』另一方面看见佛教老店，比不得人家，基督教像一家新商店，肯『日夜宣传 ..... 牺牲..... 门庭如市 ..... 老主顾向来是光临老店的，自从新店的伙计四出活动 ..... 却把老店的顾客统统拉光了。』『甚至大多数佛教徒，不敢承认自己是佛教徒，』（3页）他看见『佛教到了最后关头 ..... 佛教的代言人 -- 和尚，为求挽救佛教，等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挽救中华民族一样，』因此卫佛心切，便来『抬头泄一泄气』。

大概因为他求胜的心太切了，本来他声明着『老店不敢和新店打官司，争口角，只有老老实实的把店里的货物搬出来，和新店的东西逐件来比较一下 ..... 批评批评。』怎知情感太种动了，『泄气』想泄得快意，便离题万丈，再不是『货比货』，而是『指鹿为马，歪曲宣传』，对自己则『大吹大擂』，狂言不惭，对别人则制造事端，含血喷人，骂别人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平等不博爱不自由不得救的宗教。』看他杀气腾腾，很难信他是一位布教弘法，勤苦修持，着圆领袈裟的出家人呢！

## 袈裟下面的狐狸

其实煮云法师你错误了！主耶稣说得对，「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又说，「要凭你的口，来定你为义或有罪。」我不识煮云法师其人，但从他所说的话，我却看出他的真面目来：

**第一、犯妄言戒：**佛戒妄言，学佛的人必须戒绝妄言，才能够精进，修证正果。所谓妄言，就是无中生有，妄造是非。煮云和尚谓：『所以耶稣说：「信我的就得救，不信我的就要打入地狱，」』（42页）又说：『有一部份孤陋寡闻的人，见到新约上载着：耶稣以五饼三鱼，便食饱了三千多人，食完了，留下的饼碎，还有十二箩筐。』又说：『或是见到耶稣把一根竹子，叫它变，它就变作一条长虫』（72页）这些话都是圣经里所没有的。煮云和尚却花言巧语，妄造是非。（兹悬赏新台币一千元，请煮云和尚指出上列三段出自圣经何处，若无错误，即可领赏，谨储金以待。）

他又说：『可以找一本辞源或辞海一看，如果没有佛教，辞源辞海的篇幅就要少了四分之一。』（56页）我虽浅陋，但辞源辞海皆备有，一看再看，总看不出佛教占了四分之一的篇幅。读者请找一本辞源或辞海小心看看，看佛教是否占有四分之一篇幅。煮云和尚不惜妄造事实，自欺欺人，未免徒自心劳了！

**第二、犯盗戒：**煮云和尚大吹大擂，把个佛陀捧上「想入非非天」（请原谅我想出这个天来），还不够，还想盗名欺世。他说『信佛的人，根本就不研究佛理……不知佛教原本是科学哲学的老祖宗。』（84页）原来佛教是科学的老祖宗，这是何等的剽窃盗窃！

记得三十年前读儒林外史时，某人问贵姓，另一人答姓郑，（是否姓郑，日子久了记不清，姑郑姓。）某人云，我也姓郑，说将起来你是我的族侄；另一人不敢与辩，觉得真个岂有此理。但他们究竟同姓，辈分高低说不定或然凑巧；科学与佛学有何因缘，佛在印度，『科学萌芽于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48页）。既说萌芽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分明与东方的佛无关，为什么竟然想入非非，硬认佛是科学的老祖宗。想来佛陀应不敢冒功，死后有灵，必定给煮云和尚这一句话吓坏哩！

说佛经中若干理论『是正确的，是智信的，』有科学思想的，那还可以。说科学是佛教的果实，佛教是科学的老祖宗，那实在太无稽了！

封神榜是一部神怪小说，里面若干武器，已从幻想成为事实，这究竟不足为奇；人所以为人，就因他肯大胆的思想，非非的思想，然后运用智慧把幻想成为事实。虽然如此，中国人从来不敢妄称封神榜是科学的老祖宗，想不到这位自夸『有一句说一句』的『穷和尚』，胆子竟然这么粗，看人家成名了、发达了，硬说是人家的老祖宗。真是岂有此理！

如果科学家都是佛教徒，都是深研佛学的，那么，硬把他们拉来作佛陀子孙还有句话说；如果欧美是佛教国家，这些科学家生于斯，长于斯，呼吸于斯，那么，硬说他们的科学成就是得自佛教，也还有些凭借；可是事实完全两样，欧美是基督教国家，科学家大多是基督教徒、天主教徒，他们对于佛教和佛经，根本一点未受影响；而『佛教国家』的中国人；甚至佛教徒，想要学科学，还得跑到『基督教国家』的欧美学（参54页），事

实如此，煮云和尚却大言不惭地说什么『佛教是科学的老祖宗』。这样盗名欺世，未免令人齿冷了！

**第三、犯杀戒：**佛戒杀，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杀人流血是杀。满腹杀机，或恶毒咒骂，或虚构陷害，或教唆挑拨，或借刀杀人，一样也是杀。现在看看煮云和尚怎样恶咒毒骂基督教徒吧！

『自己的国家有好的宗教不肯信，却要相信别人的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平等不博爱不自由不得救的宗教，那不是鬼迷心窍吗？』（61页）（注意，佛教并不是我们自己国家的宗教，煮云和尚说错了，佛教原是印度货。这句话让孔教徒、道教徒说还有道理，煮云和尚说了，这叫做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当我们未信教时还是有人的资格，可是一信仰了基督教，不但不能上升，反而由人而降为畜生给人家收养……』（69页）

『基督教每一个教堂的屋脊上，却有个十字架，教徒身上也挂着十字架，他们以十字架是无上光荣。……基督教的十字是去死不远的衰相。』（70页）

『殊不知白痴的人可真多着哩！每一个教堂里面都有很多人跪在地下像炒豆般连哭带诉的求赎罪……』（79页）

『鬼迷心窍』、『降为畜生』、『去死不远的衰相』、『白痴』，这些话究是高僧说法呢？还是泼妇骂街？煮云和尚夸称『佛教慈悲及于一切生物』，但看他对基督徒的恶咒毒骂，那一副狰狞面目，甚于夜叉，令人胆栗。佛陀天天感化，他似乎还是感而不化，请原谅我借用煮云和尚自己的话来还敬他：『真是卑鄙齷齪之极！这是老师的德学不够感化呢？还是弟子没有良心呢？』（15页）一笑。

更恶毒的，是煮云和尚的毒辣阴谋。你看他怎样罗织基督教：他知道中国人都是有民族自尊心的，他想煽动民族仇恨来排斥基督教。他称基督教为洋教，基督徒为洋教徒，『跟着就是洋教的侵入，又把中国国教的地位也降低……不但是洋教徒公然如此，影响所及连社会人士，亦有同样的趋势，处处洋化，媚外……』（3页）他知道中国人都是热爱祖国的；他就把洪秀全的太平天国，曲解为『中国历史上受到基督教迫害的最惨的一次。』（59页）『大陆今日之再演出洪天王的故事，是与冯逆有莫大的关系的，这也是基督教入中国以来涂炭生灵的第二个例子。』（59页）『只有不平等的宗教--洋教，才用种种不正当的方法，侵入我国，很快就造出几次的空前浩劫。』（60页）『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每人要出一两银子和利息，送给基督教的国家去实行博爱。』（61页）

『中国之所以穷，就是穷在不平等条约，三番五次的赔款就给赔穷了。然后假仁假义的把奶粉面包送过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的银子变来的呀。』（61页）他把洪秀全部队的焚毁杀害，曲解为基督教的迫害；指大陆的共产党，说是基督教的涂炭生灵；说庚子赔款是送给基督教国家去博爱，现在才假仁假义送些奶粉面包来。把太平天国说为基督教迫害中国，已经够妙；说大陆的共产政权为基督教的涂炭生灵，更是白日见鬼；更妙的，是庚子赔款给英、俄、法、德、日、美、义、奥八国瓜分去，现给宝岛送来奶粉面包的，并不是八国政府，也不是八国的基督教（记住，日本并不是基督教国家，而是佛教国家，他们也是庚子赔款的得主。阿弥陀佛。）煮雲和尚卻硬說這是我們自己的銀子變來。謬解太平天国，这是不读历史的错；謬解大陆，这是昧于时事的错；前者相去百余年，后者隔着个台湾海峡，说错了罪有可原。但送面包奶粉却是今日在宝岛的事，有目共见，难道

不知道？可见他是故意抹煞事实，含血喷人，来耸动无知群众罢了！这样居心是何等毒辣！

他更知道中国人从来注重孝道，他就说基督教是不孝，以便鼓动人民对基督教的憎厌。『不孝的是什么宗教呢？那很显然的就是基督教。基督教之不讲求孝道？首先由他的教主耶稣自己做起。』（28页）『因为耶稣自己不孝，所以教出来的弟子也不孝；基督教传入我国，也是教人不孝，教人把祖宗牌位烧掉，.....每户奖给新台币二千元，尤以竹山的行情最高，竟达到三千元之多。』（29页）『耶稣是绝对不允许他的门徒有天伦之乐的』（31页）（照我所知，这句话用在佛教身上再合式不过了。耶稣的门徒，自牧师至信徒，大家都享受着天伦之乐；夫妻父子、兄弟姊妹，大家快乐过日子。试问煮云和尚，有没享受夫妻父子、兄弟姊妹，天伦乐趣呢？恐怕你要说，我是和尚，和尚是不许讨老婆的，除非那些六根未净、色心未死的假和尚，才有天伦之乐可享。这就证明了不允许享受天伦之乐的，不是基督教而是佛教。

他知道中国人是珍爱仁义道德，敬重先圣先贤的，他就故意谬解圣经对于摩押、亚扪两民族历史的记载，说是『旧约的新婚姻法』，说是『借此淫词，诱惑世人。以期捣乱世界的秩序，』（39页）他说『上帝的行为儿与杀字结了解缘.....耶和華和张献忠做结拜兄弟倒还互相伯仲；现在大陆上不正在歌颂张献忠是起义英雄吗？』（48页）他多么恶毒，总想把大陆共产党的红帽子套进上帝和基督教头上。他并一再强调说基督教的教义是『主张不拜偶像、不孝父母，与我们国情适得其反。』他又诋毁基督教徒『侮辱我国古圣先贤』，并反对人行善，『一个宗教不劝人行善，并且不主张人行善.....未免有点寒心。』

他说这些话，目的就在煽动国人对于基督教的仇恨、厌恶、鄙视和弃绝，在人心中造成一个暗影，使人认为基督教就是洋教，个个都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出卖灵魂，出卖人格』的坏蛋。他明知所说的话没有根据，竟不惜捏造、曲解、来达到他诬蔑、挑拨离间的目的，手段的卑劣，存心的恶毒，真是令人发指！这种为着争『顾客』，煽动群众无端仇恨基督教的恶毒阴谋，较之亲手杀人，不知险恶几多倍。可惜义和团已经过去，错误历史不容重演，煮云和尚妄想鼓如簧之舌，来制造教案，借刀杀人，把庚子教案再翻版，除了暴露「司马昭之心」外，实无用处。

佛有五戒，煮云和尚已犯了杀戒、盗戒、妄言戒。如此和尚，还妄想什么『苦因断绝、苦果不生、无明豁破、我执不存、超出世间、亲证涅槃。』鬼话连篇，呜呼哀哉！

## 怪语连篇

煮云和尚的语无伦次，忽是忽非，几令人怀疑他的神经出了毛病。举例如下，他说：『仁慈在佛教的术语名慈悲。佛教所说的慈悲，相当于道教的感应，儒教的忠恕和基督教的博爱。』但他为着仇恨基督教的缘故，连「博爱」他都不放过，正如俗语所云「恶僧及笠」，连忙攻击着博爱：『慈悲、感应、忠恕、博爱，都包含着一个字，前三者的心字都很明显和摆在基础的地方；但博爱的心字却不大显明；试看「博」字的心是摆在旁边的，未免偏一点，「爱」字心埋没在里面，可见基督教所主张的「博爱」，不如慈悲感应忠恕来得光明正大些。』（25页）这真是鸡蛋里找骨头。他看见「博爱」无隙可乘，连忙脱下袈裟，摆起拆字摊子，从字形进行攻击，多么无聊阿！可是「博爱」二字实在太伟



大了，为世人所尊崇，因此不久他又说：『博爱两个字的解释，博就是广博，广博的爱，就是博爱。这两个字用之于佛教，才是名符其实的。』（44页）你看他的神经不是错乱了么？刚刚说博爱二字是摆得不显明，不够光明；忽然又说博爱两字应该用在佛教，『基督教够不上称为博爱的宗教』。出尔反尔，岂不笑死人。煮云法师！究竟「博爱」对不对？对呢你不因妒成恨，毁谤它不够光明正大；不对呢为何这两个字用于佛教，才是名符其实。岂非自相矛盾？其实拆穿出来，在煮云和尚心中，基督教一切都不是，纵使「博爱」仍然不是，仍非攻击不可；佛教一切都是，把「博爱」的招牌从基督教搬过来，「不是」的立刻成为「是」。这种人主出奴的执见，如何能去得愚痴，由迷界到悟界？

煮云和尚对于「宗教」问题，更是「妙语如珠」，令人大叹观止。

他说：『世间的宗教，大家公认的有四种：（1）佛教、（2）天主教、（3）基督教、（4）回教。』（2页）又说：『所以一切宗教，对于人生的帮助至为重大。』（2页）可是来到第七十页，他竟大发妙论：『从古以来，佛教就称为宗教，而基督教呢？他们祇可叫做 Religion，..... 绝不能也称为宗教。可是近来的报章杂志，却把宗教两字做了他们的专有品。好像洋教就是宗教，竟想把原有的佛教排出了宗教之门..... 现在要把宗教两字检讨一下：「教」是教导，是一个总名，从总名之中分门别类，各有各的所宗，才叫做宗教。佛教真正是宗教，何以证明呢？因为佛教有十宗..... 试问基督教呢？他们所宗的是什么？宗来宗去祇有一味：就是祈祷。祈祷不能得救！试问宗在什么地方？他们以为佛教叫做宗教，他们也可以冒充叫做宗教，岂不令人笑坏肚子吗？』

煮云和尚始而称基督教为四大宗教之一，并承认『一切』宗教，对于人生帮助至为重大；不旋踵却说基督教算不得宗教，佛教才是真正的宗教，基督教来冒充，害得他笑坏肚子。这样出乎反乎，又是忽哭忽笑，怎不令人担心他的神经出毛病。

煮云和尚对于宗教的解释，实有其独到之处。所谓宗是分门别类，佛教因有『十宗』所以才得称为真正的宗教，真是闻所未闻。照这样说，不但基督教、天主教、回教算不得宗教，就是儒教、道教..... 都算不得宗教。全世界除了有『十宗』的佛教得称为宗教外，再没有别教得称为宗教了。其实什么叫做宗教呢？煮云和尚曾搬出辞源辞海来吓人，辞源辞海怎样解释呢？辞海释：「有所宗以为教者也。或宗佛、或宗基督，设教以教人；宗佛者称佛教，宗基督者称基督教。」煮云和尚误以「宗」为『十宗』，竟忘了佛。照煮云的说法佛不应称教，应当称净土教、禅教、律教、密教..... 才对。辞源释：「以神道设教，而设立诫约，使人崇拜信仰者也。专事一神者，如基督教之类，是为一神教。兼祀多神者！如道教之，是为多神教。」煮云和尚穿凿附会，钻牛角尖，实应先学佛陀参方穷究、勤苦修持，然后来布教弘法未迟。

至云基督教宗来宗去祇有祈祷一味，不知何所据而云然。基督徒宗的是基督，是上帝，除真神外不拜淫祀。祈祷是基督徒向神表达衷曲的一种言语或态度，并非所宗。煮云和尚乱说乱讲，须知随意妄语，是无法骗尽天下人的。

煮云又谓佛教才得称为宗教，基督教是来冒充。但在上面却说『世间宗教，大家公认的有四种.....，』『近来报章杂志，却把宗教两个字做了他们的专行.....。竟想把原有的佛教排出了宗教之门。』这么看来，基督教之被称为宗教，并不是基督教冒充，乃是世人所『公认』。世人不但公认基督教为宗教，而且越看佛教越不像样，『来寺庙里的都是老太婆』，『大多数佛教徒，不敢承认自己是佛教徒。』『佛教霸了庙宇不做事，不晓得

办教育，不肯做慈善事业，祇晓得建筑寺庙，一用就是几十万，建筑起来有什么用呢？一个签筒，两只筭板！来到庙里什么事也没有，祇是拜拜求签，』（83页）这样做，对世道人心，没有好处，国家社会，没有用处。反之，『聪明的基督教徒，化了几十万……我办教育，我做慈善事业！报章杂志和新闻界人士……便以为洋教真正是好东西，协助他们不断地去鼓吹，反之非打倒佛教不可，这都是我们佛教徒自取灭亡。』（83至84页）佛教和基督教表现的差得这么远，不必大吹大擂，「公道自在人心」；怪不得人言輿情，热爱基督教，拥护基督教；而要佛教，排出宗教的门。这明明不是基督教的冒充，而是世人的『公认』。和佛教徒的『自取灭亡』。可惜煮云和尚，既然知道佛教徒『自取灭亡』，自绝天下，还一方面想掩耳盗铃，诬蔑基督教冒充宗教；另一方面却迁怒社会輿论，大发牢骚，说什么『佛教也穷了，没有钱就没有人来帮忙，』真是胡闹之至。

还有一件，他说佛经分十法界，『（1）地狱（2）饿鬼（3）畜生，这些是下三途；（4）阿修罗（5）人道（6）天道，这些是上三途；合起来谓之六凡法界。（7）声闻（8）缘觉（9）菩萨（10）佛，这四种是四圣法界。』煮雲和尚喜歡不迭，连忙指着說，『耶穌是人，就是第五個境界『耶穌之上是欲界天，是上帝所證的果，處於六凡之首。所以佛陀较诸上帝高出了四层。第五层人道中的耶穌和第六层天道中的上帝，都是欲界众生，未了生死，未出三界，依然是个凡夫。他們知道的祇是天、人、地獄而已！』（12页）

他把耶穌列入第五法界，理由因耶穌是人；把上帝列入第六法界，因上帝是天道。他拿佛教教义来施诸基督教，硬说基督教合该在第五六法界，殊不知此人不同那「人」，此天不同那「天」，正如华里不同英里，英里不同海里，海里不同公里，各有各的境界，若不理柄鑿方圓，硬要纳诸一孔，未免荒天下之大唐，滑天下之大稽哩！

从前有几个乡下人在聊天。他们谈论近处有个人读大学，学问怎么好，给一个老学究听见了，他很不服气，说读大学有什么稀罕，就是读完大学也不见得学问就怎样好，他说我不但读完大学，就是全部四书都读过，我们前清士子，还要读什么诸子百家，博学的人，就是三教九流，也要通晓，你们这些，什么都不懂，给人家读大学震眩了，言下不胜悻悻之至。

这位老学究错误了，他幼时读过「大学」，他就想所谓大学一定是他所读四书里面的「大学」，他正像一只自幼生长在井底里的蛙，夜郎自大，对于井外世界，一无所知。岂知民国所谓大学，并不是他所读的那一本孔圣人的「大学」，而是从一般学习进入专才学习的学习阶段。名同实不相同。他梦想不到在他的知识领域以外，还有浩渺无垠的知识世界，竟然师心自用，弄成大笑话，还不自知。煮云和尚正犯着同样的错误，他不知客观的实在如何，却主观地、横暴地，要把自己的所知把持一切，垄断一切，如何了得！奉劝煮云和尚，不要闭眼静坐，就想懂得『宇宙人生的事理』；『身体不动，入了禅定的境界，甚至鸟雀在他头上筑了三层巢，芦芽穿过膝间生长过来。』对于修心也许有他一些作用，若想懂得『宇宙人生的事理』，难怪闭门造车，开口就错！

耶穌是人嗎？不错，但祂是「道成肉身」的人。祂非由人修成道，原来就是道。万物由道而生，人却不认识道。约翰做见证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祂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一章18）耶穌自己

说：「我与父原为一」。（约十 30）祂来到世间，乃为拯救罪人，赐人属灵生命 -- 永生。

「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提前一 15）

「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众人的赎价」。（马可十 45）

「我来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约十 10）

煮云法师若肯虚心多读几遍新约，就不致闭门造车，说耶稣是人道，是凡夫了。

最可惜的是煮云法师任意诋毁上帝，『第五层人道中的耶稣，和第六层天道中的上帝，都是欲界众生，未了生死，未出三界，依然是个凡夫。』（12 页）这种诋毁，若是出于无知，情尚可原；若是出于故意亵渎，那就该自省造孽不浅了。其实佛教许许多多的天神，与圣经中所言的上帝绝无相同之处，其间大区别：

（一）佛教三界中的天神，有许许多多位；而圣经中的上帝，却是独一无二的。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约十七 3）

「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申六 4）

「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上帝。」（赛四十五 5）

（二）佛教三界的天神是生死未了，乃要轮回的；而圣经中的上帝，却是永生的。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启一 8）

「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上帝。」（提前四 10）

（三）佛教三界中的天神，都是众生修成的；而圣经中的上帝，却是自有永有的。

「上帝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出三 14）

「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上帝。」（诗九十 2）

以上区别是很大的，不可抹杀的，煮云和尚硬把佛教所知的『三界鬼神』，与基督教「独一真神」相提比论，因而说佛陀还比上帝高出四层，真是悖谬之至。

## 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

煮云和尚的怪言谬论，实使我们大叹观止！他对于基督教教义故意曲解的程度，也令我们大为惊异。说他不懂吗？他偏引经据典，好像言出有自；说他懂得吗，其实是断章摘句，信口雌黄。学佛的究竟目的，在于『超出世间，而入涅槃。』涅槃就是『苦因断绝、苦果不生、无明豁破、我执不存的悟界。』要达到涅槃的境界，佛陀发明了八圣道、三学、六婆罗密等，而八圣道是由迷界到悟界的根本法。所谓八圣道就是『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正见就是正确的观察；正念就是正确的思想；正语就是正确的语言 .... 正念就是不起邪妄的念头 ..... 』现在煮云和尚如何呢？说正见，他正戴着一副深色的眼镜，看不见客观的现实如何，却主观地武断一切。因为观察错误了，所以心思也跟着入迷，难得正思。说正语呢？他却胡说八道，一口两舌，颠倒是非，造作妄语，听他开口佛陀，闭口佛陀，那知他心怀邪妄，腹藏刀剑。八圣道他丢

弃了，舍正道而不由，如何能出迷人悟，得证正果呢？这样学佛，究有什么目的，我不禁为他寒心！

现在让我们看看基督教是不是像煮云和尚所骂的『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平等不博爱不自由不得救的宗教呢』？

煮云和尚夸称佛教最『忠国』，他无法从佛经中找出出家人应当精忠报国的经典作为根据，却举了一件琉璃国王将灭释迦族，由佛陀晒日头，感动了琉璃国王收回灭释迦族的成命，作为佛教『忠国』的证明。他又想证明中国佛教徒是『随处为国家，随时想报国，』举出了『出家人出家不忘救国的精神，表现于每天念经时的「上报四重恩」的句子里。上早殿时念：「国界安宁兵革销，风调雨顺民安乐。」每一寺庙，均供奉皇帝的灵位，题曰：「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现在改为「当今总统副总统元首万岁。」』（57页）

### 谁热爱祖国？

他骂基督教不忠国，他狡猾地说：『耶稣对国家是否忠呢？我们不知道，因为犹太人已经亡国了。』接着他就提出几个基督教学生不向国父遗像行礼，罗织『拒绝向国旗及国父遗像行礼』，（21页）因此诬蔑基督教徒不忠；诬蔑不够，还要巧妙地给她戴上大帽子，『基督教徒不向国家的缔造者和代表国家的国旗行礼，其中必定有很微妙的意思。』『现在竟有以信教为名，不向国旗敬礼的人，这种人是什么心肠呢？一般所说的「迷信」尚有办法，最怕的是「迷心」，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心死就一切都完了！』（22页）

煮云和尚「作贼心虚」，怕人家不信他的话，因此转载四十一年八月十三日中华日报，四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台中民声日报，四十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民声日报社评来证实他的话，却因此露出他的狐狸尾巴来。中华日报所载：教育厅据建国中学代电：『报该校间有部份信仰基督教学生，藉教徒不崇拜偶像为词，于集会时不向国父遗像行礼，屡经规劝，均属无效，应如何处理？』民声日报所载也以大专学生受军训时，有三名学生『因拘泥于耶稣十诫中不拜偶像之教条，拒向国父遗像敬礼，经军校当局及家长等劝导无效』。民声日报社评，也以『耶稣是一千九百五十多年前的人，孙中山是我们现在的中国人，到底谁有偶像的资格？』这明明是一桩不向**遗像**行礼的事件，煮云和尚却把不向遗像行礼，罗织为『不向国家的缔造者和代表国家的**国旗**行礼』，因而要人怀疑基督教徒『必定有很微妙的意思』，『是什么心肠』。照煮云和尚的口气，基督教徒何止不忠，简直就是叛国，就是共产党。如果给煮云和尚操权的话，那基督教徒定要再碰上一次尼罗皇大屠杀！

把某校『部分基督教学生集会时不向国父遗像行礼』，指为整个基督教会不忠的证据，我想这正像把每一寺庙，供奉皇帝的灵位，现在改为『当今总统副总统元首万岁』就算为佛教「精忠报国」的凭据，同样过于「莫须有」。煮云和尚出版这本书，据云是『经过几位法律家……不少的鼓励和帮助，』难道这几位法律家竟同意煮云和尚这种夸张为幻，无中生有，而共为罗织，强入人罪吗？

基督教徒是否热爱祖国呢？答案是肯定的。虽然基督教没有像佛教设下一块『当今总统副总统元首万岁』的灵位，耶稣基督也没有像佛陀坐在烈日下晒太阳，但基督教的经典 -- 新旧约圣经，却大部份记录着热爱祖国、热爱民族、为祖国牺牲、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摩西是以色列民族的拯救者，圣经有四卷书记载他怎样为民族为国家夙兴夜寐牺牲一切。旧约历史几乎全部记载着许多建国英雄事迹，像约书亚、众士师、扫罗、大卫、尼希米，甚至宗教领袖都肩负着复兴祖国的神圣任务，如撒母耳、以斯拉、但以理、以利沙等，圣经还有许多女英雄如底波拉、以斯帖等，他们的英雄事迹，真是「惊天地泣鬼神」。使每个阅读的人，闻风兴起。可惜煮云和尚读圣经，目的在吹毛求疵，窥间伺隙，以致对于这些伟大事实，竟然「视而不见」，我执之深，令人扼腕叹息！

基督教并不是形式主义者。如果早上念一声『国界安宁兵革销，风调雨顺民安乐，』再安上一块长生灵位，就算得精忠报国，那么全国上下不难个个都是忠贞之士。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基督教徒向永生上帝祈祷，煮云和尚就讥骂他们是『白痴』、『骗鬼食豆腐』，但佛教徒每早念一声『国界安宁兵革销，风调雨顺民安乐』，再安上一块长生灵位，却夸称是最忠国，煮云和尚怎不「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

忠国并不需要花巧的言语，而是需要实际的行动。抛头颅、洒热血、毁家纾难、拯斯民于水火，这些都是忠国的表现；摩西是一个例子，尼希米是一个例子，以斯帖又是一个例子。国事危急，绝不是出家人遁迹空门，安个长生灵位，每早念一声『国界安宁兵革销，风调雨顺民安乐，』所能为力。还请煮云和尚把佛教与基督教谁是忠国再来一次比较吧！

## 谁是全孝？

『那一种宗教是全孝呢？那就是佛教。』不知煮云和尚说这话时，会否面红耳热，冷汗浹背。佛教全孝有什么凭据呢？第一，佛母死了『上生忉利天宫。佛陀就到忉利天去，为他的母亲说法。』第二，佛父死了，佛陀奔丧，自己用白布牵棺前行。第三，目莲母亲死后堕入饿鬼道中，目莲用尽方法，才把他母亲救出。地藏王菩萨的母亲，死后随业受报，堕入地狱，还是她下地狱去，把母亲救生天界。

也许他觉得这话缥缈无凭，生不孝养，祇待死后超渡，难以自圆其说，所以他大发妙论说：『佛教所讲的孝道，与世间所讲的略有不同：世间的孝道祇是敬养双亲，佛教不仅如此，他是要将父母超生脱死，使他永远脱离苦海，这才是彻底的孝道！』（26页）

在这里我有二点怀疑，谨就教于煮云和尚。以煮云和尚而论，和尚是『以佛法为师，以佛法为修行，同时以佛法布施于人。』所以和尚不祇是佛教中的先知先觉，也是佛教中的实行者。换句话说，和尚就是佛教的标准样本。「要知佛教，请看和尚，」这话大概没有错误吧！那么，煮云和尚自你削发受戒，断绝六亲，遁迹空门以后，如果上有双亲的话，谁去敬养双亲，亲饿谁给他养，亲病谁给他扶持，亲老谁给他奉侍；你们是要『上报四重恩』的，亲恩深如海，你究竟如何报答？家中有钱，或者另有兄弟姊妹代你敬养，那还有得借口；如果家道穷乏，又无兄弟，让双亲年老无依，辗转沟壑，「活地狱」出家人不理，却等他们死后才来奔丧，『用白布牵棺前行，』或用尽法力，把他们救出死地狱，超生天界。这样的孝道，叫全孝吗？叫澈底的孝道吗？这样的孝道，任凭那一个父母

都不敢领教，怪不得『竟有人批评佛教的出家人是不忠不孝的』，事实太冷酷了，要人不批评，怎奈事实具在何？

第二点，假如有一位施主，父母在祇养其身而不肯顺其志，等到父母死了，才请僧尼来给他做水陆道场，仗着无边的佛法把他超生天界，这样一位施主算不算是全孝，是彻底的孝！说他是，他并没有「生事之以礼」；说他不是，他却不吝慳囊，请僧尼来超渡，而且比较煮云和尚的『全孝』来得更周全。这将怎样说呢？

煮云和尚接着恶毒地诬蔑基督教是不孝的宗教：『不孝的是什么宗教呢？那很显然的就是基督教。』

他提出二个证据，第一，耶稣是不孝的。他引证马可三章卅一至卅二节指耶稣不认母亲。马太八章廿一二节指耶稣不准为人子的埋葬父亲。约翰二章一至四节指耶稣唤母亲作妇人。『你说他还有孝心呢？』

第二，『基督教传入我国，也是教人不孝，教人把祖宗牌位烧掉。』

所谓证据，简直是无稽，令人喷饭！耶稣不孝吗？不知释煮云有没有读着「耶稣同祂父母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的经文（路二 51）？有没有读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托母给祂门徒的记录（约十九 27）？他所引的圣经，马可一段原来是主耶稣讲道时祂母亲弟兄来找祂，主耶稣特地借此讲到天国的「天下一家」的大道理，释煮云把耶稣的话截了一半，把后半藏住了，就肆意诬蔑。后半怎样说呢？「就四面观看那四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

马太一段是主耶稣呼召门徒跟从祂宣扬天国福音，拯救万众。那人藉词拒绝，要回去埋葬他父亲以后再说，也就是说要等他父亲死后才来。主耶稣却鼓励他应当趁着机会，为救人而牺牲一切。

约翰一段，「妇人」是希腊话，原文绝不恭敬的意思。好像笔者乡下，有人叫母亲为「妈妈」、「阿姨」，甚至有叫「阿娇」等等；而我们普通称女佣为「阿娇」，虽然如此，儿子称母亲为「阿娇」，家人并不以为杵。可笑煮云和尚却神经过敏地用中国语法去武断希腊语法，说耶稣『母亲唤作妇人』，没有孝心。

他所提的第二证据，『基督教传入我国，也是教人不孝』，有什么证据呢？证据在『教人把祖宗牌位烧掉』。把祖宗牌位烧掉是不孝吗？那我得问一问，煮云和尚遁迹空门，有没有把祖宗牌位带上佛堂供奉呢？如果没有，弃掉和『烧掉』还不是五十步与一百步，那么煮云和尚也得担负不孝的罪名。从中国到印度，和尚没有带上祖宗牌位到佛堂供奉，众和尚也得担负不孝的罪名。

煮云和尚只顾处心积虑地攻击基督教，只要那件事出自基督教，他就不分是非皂白乱轰一场，他一点没有想到事实究如何。就如祖宗牌位这一事，明明基督教的主张完全是正确的，他也要为祖宗牌位做「孤臣孽子」，向基督教开炮。照佛教的信仰，人死后不是随业受报，坠入地狱；就是仰仗佛力，上升天界；至佛界中人，凡修成正果的，即超出世间，得生西方极乐国土。既是如此，人死了或入地狱，或上升天界，或往生西方极乐国土，祖宗牌位既非祖宗的自身，也非祖宗灵魂所在，祇是一牌木板写上几行字而已，何故要强称祖宗，更何故要祭它、祀它，当它作祖宗？煮云和尚学了佛，既知道人的灵魂已离

开臭皮囊，或上升或下坠，何故迷俗之所迷，硬说牌位是祖宗。亏他天天学佛，食而不化，真是太可惜了！

基督教是不孝的宗教嗎？请考查一下基督教的经典吧！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以弗所六章二节）

什么叫做「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呢？原来圣经里面有十诫，前四诫论人如何对神，后六诫论人如何对人。后六诫一开始即吩咐人要孝敬父母，因为这是人道之始。最值得注意的，十诫中只有第五诫「孝敬父母」带着应许，其他九诫皆无，这证明基督教是何等的注意孝道。

「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出埃及记廿一 15）

「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出埃及记廿一 17）

主耶稣还斥责当时不孝的人：「上帝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他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作了供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假冒为善的人哪！.....」（马太十五章 4-7）照着主耶稣所说的，人应当孝敬父母，甚至人不能将敬奉父母的份拿去供献神，以致缺少对父母的敬奉。这样看来，根据基督教教义，和尚抛弃父母，只顾自家修行，还是不孝的行为呢！

基督教主张孝敬父母，却反对供奉祖宗牌位，因为那完全是一种无知，迷信的举动。如果因着基督徒不供奉祖宗牌位，就说基督徒不要祖宗，硬把祖宗牌位当祖宗拜，祖宗在天的灵（或在地狱的灵），看见这些孝子贤孙，磕错了头，错认了木牌当祖宗，未免啼笑皆非。

俗语说：生前一头鸡，胜似死后一头牛。基督教主张孝亲，却反对供奉祖宗牌位，就是要人老老实实的孝敬双亲，不要『骗鬼食豆腐』，自欺欺人！下面几首诗，请『全孝』的煮云多读几遍吧！

仔细思量养子空	翼才稍硬便飞鸿	衲衣片片如痾尿	衣破重重带血红
几度音书回复断	今年消息去年踪	娘今衰老无人养	骸骨难收继祖宗
真正离家四十年	娘今遥望寸心悬	举头叠叠山无数	回首迢迢路八千
发已霜侵容愈老	衣无人补线谁穿	忙忙宇宙忙忙去	明月重教处处圆
楚天空阔海云飞	鞠育难忘洗血衣	大义岭前黄檗母	老无双眼望空啼
遥想余情情不尽	顿思学笔笔难言	隔江千里远	尽在不言中

（这是黄檗禅师的母亲所作，一字一泪，令人不忍卒读。不知『全孝』者读后会动心否？）

## 是谁仁慈？

煮云和尚夸称佛教全仁，因为『佛教主张爱护众生，不杀生灵。』至于基督教却是『残暴不仁，处处都表现出斗争和屠杀的思想』。

佛教爱护众生吗？不错，真正的和尚（有不少是假和尚当别论）是茹素不杀生的；但茹素不杀生就算得仁吗？这恐未必。煮云和尚自供佛教霸了庙宇不做事，不晓得办教育，不肯做慈善事业，祇晓得建筑庙宇，一用就是几十万，建筑起来有什么用呢？一个签筒两只筭板！来到庙里什么事也没有，祇是拜拜求籤』。可怜佛教徒霸了庙宇，每天念念经，享清福，眼看多少人愚昧无知，不晓得办教育，眼看多少人疾病惨怛，颠连无告，孤寡无依，一点无动于中，不肯做慈善事业，却专向蝼蚁鸡鹅来下工夫，这那里是全仁，至多是「妇人之仁」罢了！主耶稣说：「蠅虫你们就滤出来，骆驼你们就吞下去，」重其所轻，轻其所重，有何足多！

基督教是残暴不仁吗？煮云和尚明明說基督教是講博愛，既說博愛，怎會殘暴不仁，這位和尚又打自己的嘴巴來了！

煮云和尚摘录了三处圣经，作为他的论据，可惜仍是射不中鹄，自作紧张一场。

马太十章卅四节，应该与上下文一同读；那是讲到思想的斗争，真理虚谎不能兼容。路加十一章四十九节，那明明是讲到历代罪人迫害义人，公义的神必定要施行报应。出埃及记卅二章廿五节，那明明讲到以色列的败类拜偶像、犯奸淫，利未子孙大义灭亲，除恶务尽。圣经的记载极其清楚，煮云和尚却本其断章摘句的惯技，故作惊人语，说什么残暴的行为，桀纣所不及，来达到他诬蔑基督教的恶毒阴谋！

谁是全仁？出家人少车大炮吧！西谚说得好：「事实胜雄辩」；让我们睁眼看罢！谁办学校？谁创设医院、孤儿院、养老院？是佛教徒吗？不！佛教徒是『不晓得办教育，不肯做慈善事业』的，做这些教育慈善工作的乃是基督徒。谁是全仁，还待辩论吗？煮云和尚服输吗？不！他还是死硬到底，诬蔑着说：『聪明的基督教徒，化了几十万，便大吹大擂，你来看呀！我办教育，我做慈善事业！』他把基督教的教育慈善事业，说为大吹大擂，要做给人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可叹可叹！

基督教是爱的宗教，基督徒所信的上帝是爱的上帝，所皈依的基督是爱的基督：

「上帝就是愛」（約翰一書四章8）

「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仁人死，或者有敢作的；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五章7-8）

因为如此，所以爱成为基督徒生活的最高原则，不但爱弟兄、爱家人，并且爱及仇敌：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翰十三章34-35）

「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恤的心，爱上帝的心怎能存在他们里面呢？小子们哪！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一三章16-18）

「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马太五章43-44）

基督教是不是『残暴不仁』，研究经典，看看事实表现，再清楚没有了！



但另一方面，上帝是「父」，也是「君王」、「主宰」；因此祂爱，祂也公义。因着爱，祂乐意施恩；因着公义，祂要赏善罚恶。如果因着上帝刑罚恶人，便说上帝残暴不仁，我们真不知说者是何居心了！

## 谁是自由、平等、博爱？

自由、平等、博爱，原是基督教所揭橥，导致的生活目标；主耶稣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天父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翰八 32）聖經又說：「所以你們因信基督耶穌，都是上帝的兒子，並不分猶太人、希利尼人、自由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裏，都成為一了！」故自古以来，人莫不知基督教是自由、平等、博爱的宗教。可是煮云和尚，却想「鸠占鹊巢」，他说，基督教不自由，只有佛教才自由；基督教不平等，只有佛教才平等；基督教不博爱，只有佛教才博爱。痴人说梦，令人绝倒！

基督教不自由，因为『信上帝的基督徒，最高目的也只有成为上帝的儿子，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41 页）『只有做基督教徒就永远不能做上帝，永远被踏在上帝的脚底下，做他的儿子。』（42 页）佛教是自由的，因为『佛教是真自由，所谓「天堂地狱，唯心所造。」』『唐宋间的祖师有这样的说法，「當時我沒有不見釋迦佛，不然的話，我一棒打殺他給狗子吃！」你看，这是何等口气？』（41 页）

照煮云和尚的说法，人不能做上帝，就是不自由；那么全国人人都要做皇帝、做总统，否则也是『不自由』，『被踏在脚下』，『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了！释煮云学佛，看他魔障太多，恐难成佛；如果有一天幸得学成菩萨道，无论如何也是无法骑在佛陀头上的，那是否也是『被踏在脚下』，『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是否要一棒打杀佛陀给狗子吃，天上地下，唯你独尊？

佛教的真自由，『在于天堂地狱，唯心所造』。这是什么？这种自由对人生有什么贡献？这完全是坐以待毙，让你自造地狱，自取灭亡，人以为危，释为云却以此骄人，一何可笑！

至唐宋祖师有『當時我沒有看見釋迦佛，不然的話，我一棒打殺他給狗子吃！』煮云和尚大赞他是何等口气。基督教出了一个加略人犹大！我们称他为叛徒，因为他出卖了恩师，但他还不敢打杀恩师给狗子吃。想不到佛教祖师却有人恨生也太晚，不能及见佛陀，把他杀给狗子吃，说他何等口气，何等狂妄则可；若以此证明佛教是何等自由，恁般自由若用得着，苍生乱矣！

基督教不平等，因为基督教讲『信我的就得救，不信我的就要打入地狱。』（42 页）『基督教呢？祇有兩條路好走，信上帝的就昇天堂，不信上帝的祇好落地獄。以现代法律来说，是太不平等了。』（43 页）

殊不知基督教是平等的，第一，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凡信主耶稣就得救。得救的机会是平等的。第二，凡不信耶稣的人，必因他自己的罪孽灭亡，不论高低，自种自受，执法是平等的。第三，凡没有听见耶稣的福音，包括『中国古代的大圣，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等』，他们将按他们自己的良心受审判，或善或恶受报（罗马二

章)，受审是平等的。可惜煮云和尚不看看圣经怎样说，就任意批评，出言无当，徒为识者所嗤而已。

以法律而论，罪有大小之分，故刑有可轻之别。但刑极于死，即无得再加。比如某甲故杀一人，应赔一命；某乙故杀百人，应赔百命；惟执行时，杀一人者一死，杀百人者一死；杀一人者不能抗议执法不平等。在上帝面前，「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此所谓罪，在程度上未必人人一样，惟其足致沉沦者却一。故罪人下地狱，虽他们致死之罪，大小多少间有不同，仍无碍于上帝的平等。

煮云和尚自夸佛教最平等，什么『一子出家，九祖超升；』什么轮回六道，回转不已。姑不论这些教义是否平等，究竟事实上有没有这回事，实是疑问。佛教谓众生自无始以来，或行善、或行恶，死于六道中轮回不已。所谓六道，一曰天道，凡行上品十善业者生之；一曰人道，凡行中品十善业者生之；一曰阿修罗道，凡行下品十善业者生之；一曰地狱道，凡行上品十恶业者生之；一曰饿鬼道，凡行中品十恶业者生之；一曰畜生道，凡行下品十恶业者生之。如果这事属实，那么众生相续在六道轮回中，无有已时。究竟这个轮从何道开始？从何时开始？

煮云和尚是极其推崇达尔文的进化学说的。他引用了达尔文『所有的高等动物，都是中下等动物慢慢演变而成的』的话（49页）。在这里煮云和尚似乎否认了人是由轮回到的，而是由低级动物演变来的。

煮云和尚说『佛学是科学化的』。提起科学，提起进化论，对轮回的道理我越发摸不着头脑。因六道轮回的说法，是不合科学，也不合进化论的。科学家告诉我们，这地球太古代，元古代，并没有生物；等到古代才有无脊椎动物和鱼类发现；到中生代以后才有鸟类兽类，心代才有人。煮云和尚也说：『经过近日的古生物学家发掘所得，已经证实所谓北京人和爪哇人都超过五十万年的历史，』就说五十万年吧，那么，地球应该是先有昆虫，然后才有畜生，最后才出现了人。那么轮回并不是先天地而有，也不是从太古就有，而是从中生代的畜生轮开始的，畜生有佛性的行善轮天道、人道、阿修罗道、地狱道、饿鬼道（因二道比畜生道还进步）；畜生昧佛性行恶的要轮到那里去呢？这就麻烦了，因为没有昆虫道的。这样看来佛教的六道轮回，并非始于无始，实始于昆虫变成畜生之间。畜生怎能行善呢？而且，人若造作恶业，以致坠入畜生道，不过返本归真罢了，并无值得伤痛之处。

『照佛教来说，宇宙间森严万象，都是因缘而生，从来没有一件东西无因而生的。』这样我们碰到再一样困难了，因为今天不论是人是鬼是畜生，种类之多，数目之巨，远非五十万年以前可比。究竟这些人呀、鬼呀、畜生呀，系从哪里来，何以越来越多？还有，既然六道轮回不已，说不定圈中之猪，笼中之鸡，前生是你的祖宗，不然也应该是作下品十恶业的人轮回到来的。这样将人与禽兽，混为一体。吃猪吃鸡，恐怕吃了祖先；又怕来生变猪变鸡给人吃。六道轮回，如此怪诞虚妄，煮云和尚却称是佛教平等处。不知要欺谁。

基督教不博爱，佛教才是博爱，因为基督教'凡不信他的，即使是圣人，也要他们入地狱。可是入了地狱的，都被佛菩萨拯救出来。』

煮云和尚批评基督教不博爱，完全是飞扬诽谤、肆意诬蔑，前文经已论及，兹再举出一例。煮云和尚云：『既然說一切人都是上帝造的，那麼，我這個和尚也是上帝造的，何以他會造出一個反對他的和尚來呢？』（40页）

上帝造你这个和尚，任凭你反对祂，祂仍存着慈父等候浪子回家的心等你回头悔改，这不正证明上帝博爱，任你自由吗？

对于所论佛教一段，『可是入了地狱的，都被佛菩萨拯救出来，』不免令人怀疑真的如此；地狱岂不是空着，阎罗王无所事事，牛头马卒可以闲坐聊天；真的如此，我佛运用慈力，迄今已千余年，饿鬼道地狱里面的众生，早被救度一空，随业受报众生早应上升天界；最少也应生入人道、阿修罗道；无人再入畜生道，为什么年比年畜生越来越多？还要和尚年年打醮祭鬼，这是什么道理？

如果轮回的教义是正确的，那么众生因造作恶业，堕入地狱道、饿鬼道，正是种下什么因，收来什么果。阎罗王执行刑法，原是至公无私，为什么半路竟杀出个佛陀来劫监纵囚，虽说佛法力高强，岂非阎罗有亏职守，罪无可逭。揆诸轮回之理，其说我佛慈悲，倒不如说佛陀恃蛮违法，破坏因果。

煮云和尚，别再白日见鬼吧！别再说我佛超度这一套吧！如果真的佛法无边，『佛菩萨要入地狱救渡众生』，何必再由和尚做道场？如果佛教最博爱，那么僧尼们就不应看钞票面份，给施主做道场，有钱的七七四十九日，没有钱的连念一念经忏都懒得理。事实太冷酷了，还要欺骗谁！

## 铁一般的事实

煮云和尚引用俗語『不怕不識貨，祇怕貨比貨，這話倒不錯。经过比较以后，究竟是基督教呢还是佛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平等不博爱不自由不得救的宗教』呢？明眼人自会心中有数；煮云和尚如果肯虚心客观地想一想（最怕理亏了还要老成怒），也必了然于胸。「贼喊捉贼」，终究是隐藏不住的。

不只如此，诚如煮云和尚所说：『佛教在中国流行了二千多年之久，成为中国的信仰中心，全国人民很少不信奉佛教的。』『中国人向来都信仰佛教，佛教是中国先有的宗教；俗语说：「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几千年来，佛教与我国的文化与民情风俗打成一片，那一个角落，那一件事物，不是含有佛教的色彩？』既然佛教在中国这么长久，这么普遍与深入，那么佛教有什么好处，一定有机会发挥她的作用和影响的。煮云和尚夸称佛教是自由的、平等的、民主的，为什么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在专制的政权下和封建的制度下过着不自由、不民主，水深火热的生活；佛教却安之若素，从没有哼半个「不」字，若不是国父基督教接受了教义的启发与熏陶，为实现民主、和平，平等的新中国而奋斗，那么国事凋唐，正不知漫漫长夜，何时才破晓；煮云和尚侈谈佛教是『科学的』，『是科学的老祖宗』，甚且是『超越科学的』（53页），那么为什么二千年来，中国从没有科学的成就？佛教未入中国以前，中国还有不少伟大的科学发明，直到佛教入中国，科学的气息找都找不到，这究竟是什么道理？二千年来，中国长期在专制封建的铁枷下受捆绑、受蹂躏，丧失了自由、平等，中国人民过着贫困、愚昧、衰弱的生活；如果说二千年来佛教已经支配着中国的文化，统治着中国人的思想，那么中国的贫、愚、弱、

不自由、不民主、不平等，佛教就应该担负大部分的责任。煮云和尚不顧事實，大開海口，想欺騙來寺廟的老太婆就可以，若想隻手遮天，瞞盡天下人眼目，那完全是自欺欺人的卑劣舉動而已！

反之，我们看看基督教，自马礼逊东来传教至今做了多少大事？谁创办学校，带来西洋新文化，建立了新教育的基础？谁带进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影响国父和许多革命先烈，起来推翻中国几千年来的专制政权，建立中华民国？谁反对吸鸦片、嫖妓、赌博？谁主张女子受教育，妇女要把小脚释放？谁反对纳妾，提倡男女平权？谁反对迷信，破除愚妄？谁介绍新医药，在中国各地开办医院、设立孤儿院、养老院……是和尚么？是佛教？请煮云和尚答复我来。

当基督教进入中国以后，面临一个百孔千疮的旧社会，一面要拆毁旧的，一面要建设新的，实在是责任艰巨，不易为力。这些旧的，已经形成了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制度、生活，不但国人已经相习成俗，顽强的反对；连佛教都站在反对的地位（诚如煮云和尚所谓，这些民情风俗已经和佛教打成一片，与佛教发作了血肉的关系，佛教为争生存故处处敌对）。根据过去的事实，佛教不但二千年来误了中国，误尽苍生，而且近百余年来跟国内迷信、落伍、封建、专制的势力，结成一体来敌对基督教，破坏基督教所进行的革新社会工作。煮云和尚毫不自愧心，反夸佛教最迎国情，诋毁基督教不应该反对迷信、反对拜偶像、拜祖宗牌位，若非基督徒不畏强御、不避艰险、前仆后继，借着基督的真理、基督教自由、平等、博爱、牺牲的伟大精神，使一个古老的民族，获得了新生的力量，国家民族前途，真是不堪设想。佛教对呢还是基督教对，历史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铁案如山，难道还不够证明吗？

## 忠告煮云法师

台南佛教人士特请煮云和尚一连四晚讲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慧峰法师特别夸奖煮云和尚『既能说又能写』。我想佛教人士请煮云和尚说法，一定是为着探索真理。煮云和尚负的责任何等重，他应该『以诚挚和客观的态度，批评批评，』才合出家人应有的态度；那知他一开口就谩骂、诋毁、诬蔑，实在有失佛门体统。基督教错误吗？那就当列举事实，绝不能捕风捉影，造谣中伤，引用圣经更不可断章取义，任意曲解，故入人罪。佛教正确吗？那也当列举事实，证以经典，不能无中生有，自欺欺人。我想这是最浅显的道理。岂知煮云和尚不此之图，一开口就错，大概是自恃『既能说又能写』，便信口开河，以至妄语丛出，怪论连篇，不值识者一笑，『没婆没猴』，真是何苦来！

煮云和尚也许看见佛教『退步、衰落、低头』，『被人瞧不起』，『甚至大多数佛教徒，不敢承认自己是佛教徒，』因此想乘此机会，『抬头泄一泄气』，把基督教骂个狗血淋头，基督教骂垮了，佛教就得抬头。其实错了，宗教完全是里面的东西，里面如果没有东西，想借着『谩骂』来发家，完全是错了念头。

为什么佛教日趋退步、衰落，一定有它的原因；如果不找出它的原因，看见人家兴旺了，就瞪着眼，咬牙切齿骂。看见人家赞成基督教，拥护基督教，就热讥冷嘲，说什么『佛教也穷了，没有钱就没有人来帮忙，』说什么『信仰宗教……不是为着拿人家几个钱，也不是为了得到人家一点牛奶衣服之类的施与……』旁敲侧击，指桑骂槐地诋毁到教会来的人都是为着得牛奶衣服；并为自己解嘲，把佛教的退步衰落推诿为『穷』。

其实何曾『穷』，煮云和尚不是自供『建筑寺庙一用就是几十万』吗？这种不老实，刁泼的态度，出于泼妇骂街还可，出于煮云和尚未免佛丢了陀的脸呢！

佛教为什么日趋退步衰落呢？照我的观察，第一，因为她不是人生的宗教，与社会远离，正如煮云和尚自供：『佛教霸了庙宇不做事，不晓得办教育，不肯做慈善事业，祇晓得建筑寺庙，一用就是几十万，建筑起来有什么用呢，一个签筒，两只筭板；来到庙里什么事也没有，祇是拜拜求籤，』如此不合人生需要的佛教，退步衰落自是当然的结果。

第二，佛学哲理高深，这倒是事实。但有几个和尚真真实实的修行；郑板桥所谓：「和尚是佛之罪人，杀盗淫妄，贪婪势利，无复明心见性之规。」以这样的和尚，如何能取得人们的信仰。不宁唯是，今天所谓和尚尼姑，差不多都以给人家做法事、烧香拜忏为专务的，佛门与迷信已不可分割。虽然煮云和尚着急：『社会上一般人了解佛教，妄将一切邪神鬼怪列入佛教里面。』这何曾是不了解，佛教有菩萨、有阎王、有饿鬼，满天神佛；入中国以后，还有祖宗牌位，屈指难算；佛教在中国已沦为一个迷信的宗教，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今天中国人需要的是一个高尚的宗教，一个引人归正向上的宗教，绝不是一个迷信的宗教；因此『迷信的』佛教，将被人『排出了宗教的门』，不让她继续迷惑人，是有她的原因的。

第三，佛陀究竟是人，佛陀经过多年的勤苦修持，修学菩萨道，说他对人生事理有极深的参究，极透澈的认识就可；但无论怎样，佛毕竟还是人，是众生修成，断不能代替自有永有独一无二永生的上帝。今天世人越久越觉悟到宇宙有一位上帝的存在，越久越觉悟到人靠上帝生存，人除非找到上帝，永远得不到满足，也得不到安息。佛教除非能带领人认识上帝，寻找上帝，否则佛学虽精深，智慧的学问最多只能克制修行，不能拯救人的灵魂，她的前途只有日加『退步、衰落而已！』这是佛教的致命伤，如果她无法解救，是无法挽救她注定的命运的。

煮云和尚没有看见这些，反而徒托空想来麻醉自己：『因为西洋没有更好的宗教，所以才信仰基督。诸位如果不信，请过三十年再看看。』他的意思以为三十年后，欧美将完全改宗佛教；过去欧美所以信仰基督教，是因为没有传进这个『更好的宗教』。我们如果反问，西洋因为没有这个更好的宗教 -- 佛教，人家才信仰基督教；那么中国二千年来早已有这个更好的宗教 -- 佛教，何以百年来，国人『瞧不起佛教，纷纷改宗基督教，以致佛教退步、衰落，』这究竟是什么话？阿弥陀佛！煮云和尚，「空想」只可安慰那些神经衰弱的人，「空想」绝不能挽救一个垂危者恐怖的命运的啊！

## 再一次揭发煮云和尚的造谣诽谤

我曾于生命双月刊写过一篇「驳『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根据真理与历史事实，把煮云和尚对于基督教的毁谤诬蔑，予以辩正，给读者看清楚煮云和尚所谓『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自由不平等不博爱不得救的宗教』，绝不是基督教，而是他们佛教自己。因着篇幅关系，该篇只能举其荦荦大者，至于不值一驳的地方，读友当能一目了然，毋容辞费。惟对于该书内面所谓基督教在台湾收买祖宗牌位，从玉里镇的五百元，到竹山的三千元（29页）并台东关山镇一位神荫医院的黄医生，烧观音菩萨，以至被观音惩罚，晕倒地上，抬回去病倒三个月（33-34页）等情，我们从全书看见煮云和尚的造谣嘴脸，很容易想得出这些话一定是捏造的谣言；但为公平起见，笔者特向有关各方面调查，现将调查所得述下，让读者再一次看这头隐匿在袈裟下面的狐狸，所玩的戏法，是多么卑鄙、恶毒！

玉里教会卓信得牧师信上云：所问的事，实在使我莫明其妙；我们教会绝对没有这回事！

竹山教会郭东辉牧师信上云：关于那桩事，实无事实，我曾听人说天主教曾这样做，后来又听说浸信会这样做，可是这并非事实。这是佛教徒捏造的谣言，故意中伤我们教会。这话在二年前曾有人传过，过了一二个月久，因并非事实，故以后再无人讲及，现时竹山也没有人提及。听见你所说的，好像听故事，我们在这里的人反一点不知情。

高雄港务局郑进发先生曾写信请煮云和尚介绍收购祖宗牌位的地方，因如此高价，有多人拟出卖，可是煮云和尚一字不回复。是否情虚，读者当可了然。

我想玉里、竹山教会负责人都来信说明并无此事，而且据了解这是佛教徒因妒生恨，所捏造的谣言，而且这谣言只在极短的时间，就完全熄灭；现在倒给煮云和尚一个机会，请他把基督教收买祖宗牌位一事，作具体的说明，究在何处收购？多少价钱？谁出卖过？不要笼笼统统，用莫须有三字想拖过去。为着表示「清白」，煮云和尚有必要这样做。

关山镇一案，更是离奇怪诞，亏他编造得出。据调查所得，台东关山镇只有神应医院，并无神荫医院；煮云和尚却误为神荫医院，足见他所说的，只是道听涂说，捕风捉影之词，并非实地调查得来。神应医院院长为医学博士黄应添君，黄博士不只医术精深，而且爱国热诚，常给台军免费治疗；去年曾获得蒋总统，陆海空军褒状外，陈副总统，俞院长，于院长及其他军政要人的奖状极多。黄博士亲笔来信云：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第三十三页记载关系本人之记事，全部假造事实。」兹将黄博士来信摘要如次：

(1) 黄应添博士从小信奉基督教，并未信仰天主教，该书谓『原本是信仰天主教的，但在教会里没有什么地位转信基督教』完全是故意毁谤的场景。

(2) 黄博士从来未得着牧师名义，也没有人叫他黄牧师。该书谓『得到一个牧师名义，别人叫他黄牧师，』也是无中生有。

(3) 该书说黄博士在德高里要烧佛像，忽抱住脑袋，晕倒地上，病了三个月不能起床等等，全都是捏造，在关山未曾听过的神怪小说。黄博士未曾在德高里替山胞们焚烧祖宗牌位和观音像。

(4) 山地人自昔不拜偶像，日本统治时代才被迫拜神社，各家庭都有小神社，山地人称为「神明」(kamisama)。所谓德高里『很多是世代供奉观音菩萨』，全非事实，该作者是外省人，不明山地真相，便妄肆推测，编造事实。

(5) 该书云：『德高里的高山同胞，也不再出去听道。』全是假话。现在那里的山胞半数信仰基督，每礼拜平均达三百余人。山胞与阿美族各盖有会堂，热心聚会。

(6) 黄博士热心爱国，所受蒋总统、陈副总统、俞院长以及各军政长官褒状、奖状、谢状极多；该煮云和尚对此热心爱国的医生，不但不表敬意，反肆意诽谤，造谣中伤，不知是何居心？

(7) 黄博士以煮云乱言毁谤，原应诉之于法，唯念主耶稣爱仇敌的圣训，姑不加追究，望煮云能切心忏悔，反邪归正，赶快信耶稣。

煮云和尚鼓如簧之舌，给黄应添博士制造历史，并云德高里的高山同胞，再不听道等等；现在黄博士亲自证实煮云和尚对他所说的都是假话，高山同胞有一半人信奉基督教。煮云和尚专门制造谣言，来诽谤、诬蔑基督教，又多一铁证。

煮云和尚口口声声说爱国，不知有没有事实证明？基督徒黄应添博士爱国，却有事实证明。奇怪的，是煮云和尚却对这位爱国医生不惜捏造谣言，任意诽谤，究竟用意何在？还有，煮云和尚蜚言造谣，肆意攻击基督教，无疑地这将制造自由中国人民思想的纷乱，并使广大的基督教徒和佛教徒情感对立，「亲痛仇快」，这样做是不是爱国的行动？希望他有个清楚的答复！（原载生命 33 期）

## 降妖本末记

### 一、某居士給煮云的評論

「煮云于耶教实无所知，於佛教之义趣极肤浅，于禅宗更未入门。」

一语道破，煮云原来是卖野人头的家伙

妖僧煮云年来在台湾藉『环岛布教』之名，对基督教极尽毁谤诬蔑之能事，谩骂不足，复笔之于书，书曰『佛教与基督教之比较』，信口雌黄，妄造是非。不但基督徒看了义愤填膺，就是佛教有识之士，也不免摇头太息；据该书再版自序云：『教内一二位权威人士所给予我的打击 -- 私下的阻挠，明目的歪曲。我仅能向这些人表白的是：我有我的看法，我也坚持我的看法。』这说明了煮云的刚愎自用，坚持错误。殊堪浩叹。

为着辨真伪、明是非，仆虽剪陋，不得不为文驳斥；文曰：「驳『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原载生命双月刊三十期；后应读者的需求，出版单行本。初版数千册不旋踵即销售一空，足见真理犹在人间，绝非妖言邪说所得以扼杀。

拙作发表已七阅月矣！大言炎炎的煮云竟黯然无声，悬赏千元也不见他来取，是非曲直，可以大白于天下矣。虽煮云曾装腔作势，先欺骗他的朋友，谓已直接答复我；继又欺骗某君，谓将写一篇来对付我（见前言），现在半年有余，『能说又能写』的煮云欲言又止，内心的苦闷，实可想见。夫流言止于知者，事实胜于雄辩，煮云自特'能说又能写'，妄想只手遮天，欺世欺人，此乌乎可？

最近接马来亚某居士来信，指煮云『对于佛教义趣极肤浅』，某居士为佛教大师融熙和尚的弟子，佛学造诣自非泛泛可比；对煮云的评论，从佛教徒看来，自与笔者不同。煮云对于笔者的驳斥，用一句『他不懂佛教』，便想把佛教徒长久欺骗下去；现在某居士指出煮云对于佛典错引误解，就给我们看出煮云对于佛教最多只是一知半解而已 这样的「半桶水」，居然在台湾各地大吹其法螺，大耍其戏法，居然自视是一个护法金刚；而台湾若干佛教徒也居然被他欺骗，把他大捧特捧，造成他更大的狂妄悖谬，甚至教内权威人士的劝阻，被他悍然拒绝，狂悖一至于此，何其可惜。

更可惜的，是依附煮云的尾巴份子，他们跟在煮云后面，「一唱百诺」，乱叫乱嚷，他们口称是佛陀弟子，但痴迷执慢之深，令人惊异。他们口口声声说煮云说的对，谩骂的对，诬蔑也对，在他们心目中，煮云放的屁也是香的，真令人诧异到这些人的理性究竟到那里去，甚至连起码分辨是非的能力也丧失了。现在煮云的真面目被揭破了，他对佛学原是一知半解之徒，凭着『能说又能写』出来骗骗人而已。不知这些尾巴份子，是否将有「毛将焉附」之感，要为他椎心泣血，匍匐哀号？

#### 兹将某居士原函数：

恩溥先生爱鉴，顷友人林君以「生命」见示，中有阁下「驳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大文：查煮云于耶教实无所知，于佛教之义趣亦极肤浅，于禅宗更未入门。禅宗是魔佛相遭，一空依傍之教外别传极则之法。如人问云门曰：「如来出世，上手指天，下手指地，天上地下，唯我独尊，此意如何？云门曰：如老僧当时若见，一棒打杀与狗子吃。此为痛扫问者佛见之情执！意在言外，非在迹求，煮云胡扯，致令



閣下笑煞，转生误会。其實佛教、耶穌，只有深淺之殊耳。

家师融熙老法师，尝谓：『耶教亦有很深的理趣，如新约云：上帝在你心中』。此俨然近佛教「即心即佛」之边缘；又如新约开首处云：「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则上帝不是人格神，而是无乎不偏之真理耳。耶教中人亦多不会耶稣言外之意，竟作上帝是人格，能怎样造天、造地、造人、非耶稣本意也。』

家师又尝谓耶稣本于印度之吠檀多派哲理，及其用世精神。佛教、婆罗门吠檀多派教、耶教、回教，皆有其因时、因地、因人之救世苦心。』

兹将家师年来所著「佛教与禅宗」、及「无相颂讲话」与「葛藤集」，暨家师所选刊之「博士界之辩论」及「佛教科学观」共五本，分作两包寄赠

尊览，盼

閣下费数天精神看毕，然後搦管为基督教與佛教之比較不遲也。至煮云胸有戈矛，言多未善，

閣下驳之，正当防卫，宜也。草草冒瀆，望为采纳，如赐复祈照笺头地址，寄融熙法师收转 XXX 为祷。专此并颂

安吉

仆 xxx 谨后八、九

「生命」如尚有书存祈赐一本来，因林君已取回去矣。

家师如再有新着当续寄上，我辈皆为真理皆为救世耳。（xxx 係筆者換上，附註）

「煮云于耶教实无所知，於佛教之义趣亦极肤浅，于禅宗更未入门。」可谓一语道破。这几句话出自一位佛教大师（融熙法师系虚和尚的弟子）的入门弟子之口，实可以扫清许多佛门弟子的谬见。他们有的人迷太深，给煮云欺骗了，把「妖僧」当金刚；有的明知为不对，但看煮云能够这样卖力，想利用煮云作「猎狗」来打击基督教，从而巩固佛教，因此还是横着心支撑着他。他们忘记了佛教完全是一个理性的宗教，失去理性，佛教便只剩下一副迷信架子。现在难得某居士站起来说几句公道话。在照妖镜下，这头狐狸再打出原形来。醒来吧！被欺骗的佛教徒们，不要给煮云的花言巧语长期瞒蔽吧！不要想他侈谈什么基督教的比较，就以为他懂得基督教。其实，他对于基督教「实无所知」，对于佛教只是「半桶水」而已；这样的一个和尚，笔下口中的『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只是痴人么语，笑煞识者而已。

**附笔者覆某居士函：**

x x 居士大鉴：

来书敬悉，评煮云和尚一语，可谓持平之论；煮云为争香火，不惜厚诬基督教谓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博爱不平等不自由不得救』，甚且隐以叛国共党等罪名影射，实欺人太甚。仆滥竽基督教界廿余年，从不敢毁谤佛陀；令师所云：各宗教皆有因时因地因人

之救世苦心，系明智之见。此次因煮云太狂妄，含血喷人，被迫应战，实非不得已，辱蒙、亮督 寄予同情，至为感荷。

承千里外寄赠各书，盛情至感，自当拜读。其中博士界的辩论，佛教学观，无相颂讲话，经已阅过。仆二十余年前也曾稍微涉猎过佛教经论，嗣以工作累身，劳人草草，惟暇时仍喜欢一阅，盖以其中哲理，有堪寻味处也。

来云所云「搦管为基督教与佛教之比较」一语，于我岂敢。仆对于佛教所知极其有限，对于基督教也是车载斗量之士，极其浅薄。若非对两教有深知灼见，何能率尔操函数。犹如 令师对于禅宗智深如海，语重緇林，但论基督教仍难免误解之处，如言神是真理，即无位格，准此而论则主耶稣另处自谓我就是真理，将不是历史人物矣。此乌乎可？主耶稣云，我父作工直到如今，圣经神有位格，神创造，明文记载，奚止千数百处。又如谓耶稣教本于印度之吠檀多派，更严重地违反历史。吠檀多派创于公元前八世纪的婆陀罗耶那，而耶稣教前身原为犹太教；犹太教肇始于公元前二十世纪的亚伯拉罕，创立于公元前十四世纪的摩西，比婆陀罗耶那尚早六百年。甚矣哉，知人匪易，知另一宗教更难，仆未敢写两教比较者其故即在此。虽在驳斥煮云时，曾有两教比较，惟着重在「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并以显明的事实，斥其狂妄，究非学术性之作，知我者其毋笑我浅薄乎？

年来台湾出版佛教杂志，每期几乎矛头或多或少总指向基督教，或无端造谣，或故作讥毁，焉得明智如 阁下及 令师者。

承索驳斥煮云之册，兹邮奉一卷，到希查收，又卅三期生命一册，其中有关煮云造谣之处，并希垂督。煮云不揣其本，不求诸已，日以卑鄙之手段陷人，妄求显达，不仅大德如阁下，为之摇首叹息；佛门有此败类，想金刚亦怒目不已也。

谨布区区，冒读之处，敬希海涵，专此敬颂

时绥

吴恩溥 八月廿日

## 二、拙作发表以后

当拙作发表以后，教内教外，曾引起了不大不小的反响。以言教内，有人批评我太重视煮云的谬论，他们的意见以为「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专文驳斥，何异抬高他的地位，助长他的势焰。基督教二千年来所受的诬蔑和迫害，罄竹难书，若煮云者，么虫小丑耳，何必太认真。也有人批评我写的太注重消极的防御，没有更多地把基督教的真理阐扬出来，缺少积极的作用。虽然如此，却有更多的人，给我极多的鼓励，有人大批定购分赠各方，（我没有赠书给外人，顺此声明。）有人尽力推荐，使拙作能够深入地达到每个渴望真理者的手中；更有人帮我搜集资料，调查事实，使我能够更多地掌握了煮云造谣诬蔑的事实；这一切说明了在真理的战线上，基督徒们是不肯退缩的；也说明了一切的邪恶，无法长久地隐蔽，终必显露。

以言教外 -- 主要在佛教，倒有一述的必要：

(1) 拙作发表后，荃湾香光书室的法师就给我一封短笺，内面有几句话：「真理祇有一个，在没有彻底认识之前，不容诋毁，亦无须强辩。」语意双关，但却说得不错。

(2) 台南一位法师，寄给某君一封信，内云：「该刊刚出版时，已由香港吴恩溥先生送我及煮云法师阅读了，只要驳斥的有理，我们愿虚心接受；但是吴先生的指责各节，煮师已有详细答复，我这里不再多谈！」这位法师说话的态度很好，可是所谓「煮师已有详细答复」，他却给欺骗了，因为直到今天，煮云连半声都没有哼出来。

(3) 煮云自己给某君的覆信，该信经刊在前言中，看出煮云一点没有悔悟，还是坚持错误到底；他说要写一篇对付我，到现在还没有看见，意者他必在细心查圣经，以便找出那三段经文的出处，可以向我领奖吧？

(4) 菩提树是在台中市出版的一份佛教杂志，很有历史，在佛教里面也很有地位。第四十四期登载了一篇湘清的『读「驳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以后』，该文还没有刊完，但从已注销那些看来，不得不叫人惊异；这位湘清先生不但没有读懂拙作，连煮云和尚的大作也摸不清门路，就想给煮云和尚作『常年法律顾问』，岂非咄咄怪事？他说煮云骂基督教不算过火，因煮云所指责的『是基督徒到高雄佛教堂去散发大骂佛教的传单，是基督教徒硬要侵入屏东东山寺内强向佛徒宣传耶教，是黄牧师当众毁坏佛像，是再三发生于各地的基督徒不向国父遗像敬礼的事实，诸如此类无法无天的事。』我们假定湘清所说的话都对，那么，煮云应该指责、痛骂的是到佛堂宣传耶教的基督徒，是毁坏佛像的黄牧师；这些基督徒，这位黄牧师，究竟只是基督教中的极小部份，煮云有什么理由「一句秃驴骂尽天下和尚」，把「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博爱不平等不自由」等等罪名加在全体基督徒身上？因着极小部份人的行动，而狠毒地要打尽全国基督徒，这还不算「火药味十分浓厚」？其实湘清摸错了，煮云的大作不是明明写着『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吗？他写那本书的动机，是为着上述几件小事吗？不！他是因为『老店的顾客统统拉光了。』（六页）因此非把整个基督教打倒不行。我已经说过，湘清连煮云的大作还没有摸清楚，就自告奋勇想给煮云辩护，岂不笑话？

我说湘清没有读懂拙作，兹录拙作如下：

『鬼迷心窍』，『降为畜生』、『去死不远的衰相』、『白痴』，这些话究是高僧说法呢？还是泼妇骂街？（第七页）

我写得这么浅白，湘清还没有读懂，却给我曲解为：

『吴君说：「究是高僧说法呢？还是泼妇骂街？」在吴君看来，煮云师所著「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一书，只是泼妇骂街而已。』

看湘清把拙作「这些话」三个字轻轻抹煞，换上『煮云师所著「佛教与基督教比较」一书』，这不能不叫人「佩服」湘清的曲解本领，实在够给煮云和尚做尾巴毛。不过这次煮云倒霉了，我说他在某些地方「泼妇骂街」，给湘清一歪曲，煮云却是彻头彻尾作个骂街泼妇了。

我提出证据证明煮云「妄语」、「偷盗」、「杀人」，湘清说是我的罗织。究竟是事实呢？还是罗织？说是罗织，湘清就应该提出事实，指明我的证据是「虚构」的。例如我说煮云妄言，第一因煮云捏造圣经，（我并悬赏千元，请煮云指出他所说的三段圣经出自何处。）第二因煮云说佛教占了辞源辞海篇幅四分之一，我把证据列明，湘清说我罗

织，就应该代替煮云找出那三段圣经出自何处，并找出事实证明佛教确实占了辞源辞海篇幅四分之一，他不此之图，半句话都提不出来，却在事实的面前，竟然闭着眼睛，想空口用罗织二字给煮云解救，岂不奇怪。我说煮云「偷」「杀」也都证据昭彰，湘清要辩护，必须提出事实来。可怜他连这最浅的道理还不通，竟自告奋勇，要给煮云作辩护律师，泥菩萨过海，还想超渡这超渡那，太不自量了！

湘清硬说佛教是科学的老祖宗，第一，他不懂老祖宗这话是什么意思。比方我的孙儿叫湘清，若我说，小孙叫湘清，你也叫湘清，我是小孙的祖宗，也是你的祖宗，想你会怒形于色说：此湘清不是那个湘清，我跟你一点没有血肉关系，你怎妄想做我的祖宗，岂有此理，岂有此理？佛教要做科学的老祖宗，试问佛教跟科学有血肉关系否？如果没有就做不得老祖宗。湘清是出家人吗？懂不懂这些呢？

第二，煮云原作谓为『科学萌芽于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照着煮云所说，科学在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才萌芽，在这以前世界并没有科学。拙作不为已甚，在这方面不去驳斥他，这位湘清竟误以为真，硬说佛陀远早于科学，自认老祖宗并不为过。究竟科学是什么？世界什么时候有科学？最早的科学家是谁？在人类历史上，先有科学呢还是先有佛教？奉劝湘清先请教佛教里面学科学的人然后才说不迟，庶免丢佛教徒的脸太利害。

湘清又引钱穆、黄大受、缪凤林诸教授关于太平天国的著作，来指证『洪杨之乱』是『中国历史上受基督教迫害很惨的一次』，给他的主子煮云撑腰。极其可惜地，他没有注意到钱教授所说：「洪杨因地理的关系，开始**附会**采用西洋的耶教……」，黄先生所说：「太平军**利用**耶教宣传」，缪教授所说：「惟知**标榜**耶教以愚民」。这里所谓「附会」，「利用」，「标榜」究是什么意思？基督教从来不否认曾给太平天国曲解过、利用过，可是每一位公正的历史家都承认太平天国所标榜的基督教，与真正的基督教完全两样；洪秀全不过是利用基督教这个名词，创设上帝会去达到他政治上的目的。我不忍说太平天国是「洪杨之乱」，虽然湘清这样称他，煮云也这样称他（58页）；因为洪秀全太平天国最初的目的是在驱逐外族人的暴虐统治，建立一个中国人自主的国家，他的错误是在操之过急，又没有政治长才，一味蛮干。虽然如此，洪秀全还不失一个民族英雄。

这位湘清就是这样乱吹乱弹一番，他不但没有读懂拙作，也没有读好煮云的大作，就学着「跖犬吠尧」。奇怪的是一份很有历史很有地位的佛教杂志，似乎没有经过考虑、研究，竟注销这样乱七八糟的文章来，未免太不负责了！

(5) 很妙的是香港出版的一份佛教杂志 -- 无尽灯，他向笔者剧烈进攻。这一次的进攻，他没有讲出甚么理由，想学张翼德在长坂桥大叫一声，就可以把我吓退。还有，他用「两个恩溥」为题，把吴恩溥跟道教张天师摆在一起，施行攻击。其实他错了，张天师是道教唯一的领袖，吴恩溥在基督教里面只是车载斗量之士，怎好「等量齐观」。这样做无非是想把我抬高了，然后在领功牌上可以多记一些功，其实何必！

我经于三十三期本刊指出他的错误。还好，在下一期的无尽灯里面，该编者没有「回礼」，只云：『以后我们不妨互相交换杂志，大家以同是宗教徒的立场携起手来，共同商讨人生真生命的意义。』该编者这种态度，我十分欢迎；愿意伸出友谊的手，大家虚心地向真理的大海迈进。

(6) 最笑话的是高雄一位姓丁的佛徒，写了一封错字连篇，文词不通的信来指责我，要我登载在本刊上。我无法接受。他再写一封信，抄袭了湘清和张纯一等的话渣儿来臭骂我一顿，说我拜金上帝，说我为了饭碗。我跟这位丁居士素昧平生，他根本不懂得我是否为了饭碗，大概他读过悟巴亚的大作，以为我是为每年二万五千美元的薪水，还有许多贴士，所以非臭骂不可。这人倒很热心，可是胸中无墨，徒我在这里拾别人牙慧，当做己有，便大大发作一番。我覆信劝他，高雄与凤山相距非远，如有高见，倒不如给煮云作智囊为愈。

(7) 台中莲社有一位俊杰君，因为我借用了他们印发「弃金担麻的故事」，给我一封信，说明莲社诸君绝无为难基督教的意图，以我的改用是「突然寻衅，登门叫骂，」我经答复他：

俊杰先生道鉴：来书敬悉，辱蒙不弃，幸甚幸甚，所示各节，敬覆如次：

(一) 仆无意因煮云一人之狂悖，与沙门诸君结怨，此在拙作中可以窥见。惟煮云左手以佛为盾，右手以佛为矛，短兵相接中难免损及我佛庄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实非所愿，敬乞鉴原。

(二) 弃金担麻故事中，「外道」二字，究何所指？百余年前国人以洋教外教外道诋毁基督教，百年来不明之徒仍时以此相谤。此次台南某法师复以该单张相赠，意在言中，不言皆喻，故敢借用一番。承示莲社诸大德原无相欺之意；既然如此，拙作刻在再版中，当将该版删去，略示心迹，更望「杯酒释嫌」（借用成语而已）各自珍重。谨布区区（下略）。

### 三、答或曰先生問

煮云和尚的狂悖谬妄，现在佛门弟子也给他指出，是非既有公论，曲直分明，鄙人只好打退堂鼓，拱手引退，还劝煮云多读几回圣经，潜修多几年佛法，不要卖野人头误人可也。

或曰：且慢，你想打退堂鼓，莫非以为打败了佛教，可以乘胜收兵么？答曰：否！否！我这次打的是煮云，不是佛教；虽煮云抬出来佛教，但煮云代表不得佛教；煮云只是隐匿在佛教里面的一头小狐狸而已，所以我针对煮云，不对佛教。煮云说我『未敢对佛教』，这不是敢不敢的问题，所谓「冤家有头债有主」，煮云想别人不跟他一样乱吠乱咬，就以为别人不敢，岂不笑话。因为我不对佛教，所以无所谓打败佛教。其实我不但对佛教作战，我还喜欢跟真正学佛者作朋友哩！佛者觉也，真正学佛者是一群有心追求真理的人，绝不像煮云这一类人，为着争顾客、争香火，抬出佛作幌子，俨若佛教金刚，说穿却是靠香火抢饭吃而已；这样的人，佛法在他手中不过是摇钱树，污辱佛教，莫此为甚。他们口里说「佛」，心却挂住香火，口是心非，言行相背驰。真正学佛者却不如此，他们以佛陀为教师，虚心寻求真理，可惜的是这样的人今天在佛教并不太多。

或曰：煮云说他写书，是因有基督徒到佛寺布道，因此激怒了他，才出来造作这乱子。答：是耶非耶？真的如此，也不应该。到佛寺布道，只有几个基督徒，对付这几个基督徒可也，怎好把全国基督徒一律科以『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自由不平等不博爱』罪该万

死的恶名。比如某城因有一二你不喜欢的人，一定要煽动群众把那城所有生灵一概杀尽毁灭殆尽，以后才快意，未免太凶狠阿！

其实，基督教徒进佛寺布道实不应该。正如和尚走进福音堂念经敲木鱼，一样使人不能忍受；在基督徒方面他们满怀热情，抱「人溺己溺」的心，想传福音救人，但做的却不够智慧，侵犯他人自由。我敢保证教会负责人没有鼓励基督徒这样做，只是个别基督徒热心太过而已。照我所知，僧尼有时也有这样错误，他们到基督徒家中抄化，基督徒以信仰不同予以拒绝，有些临走时还要骂几声。这事我自己就曾遇见过，不过基督徒不去理会他而已。我希望今后在这些事上，两教领袖要矫正才好。

据台南来信云，基督教举行布道大会时，会完有一些混入的佛教徒起来以『不忠不孝不仁不义 ..... ；等罪名攻击基督教，混乱会场。如果因一二基督徒到佛寺布道，佛徒便忍不得，在基督教布道大会时，布置一些份子到里面搅乱，须知一样叫人忍不得。可幸的是台南教会人士，并没有因佛徒的挑衅行动而出版一本像煮云的书攻击佛教。但究竟是不合阿！

不过我不相信煮云出版该书是因着这些小事，在第六页中，煮云自己透露是因着『老店顾客统统被拉光了。』看见吗？煮云出版该书只是争香火而已。

或曰：煮云出版该书，口口声声说因着爱国，是不是如此。答：口说无凭，让我们看事实。煮云詆毁基督徒『不忠不孝不仁不义 ..... 』，基督徒听了，无端受谤，难免「恶僧及笠」；佛徒听了，误以为真，势必白眼相向。这么两教之间无形中造成了壁垒，在教徒与教徒间感情被挑拨了，发展起来就只有纷争、仇恨与破裂。煮云这样造谣诽谤，混乱视听，制造仇恨，难道算得爱国吗？

还有，煮云难道不知道自由中国有一位蒋总统是基督徒？许多军政首长，忠贞之士，也是基督徒？他这样用『不忠不孝不仁不义 ..... 』等等罪名戴到每一个基督徒头上，如果读者给煮云蒙蔽，误以为基督徒真的『不忠不孝不仁不义 ..... 』，那么，自蒋总统以至每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军政首长忠贞之士，都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 ..... 』，这影响将是何等的人。煮云爱国吗？我们盼望他真的爱国，但如果写那本书是出于爱国的话，那么，所谓爱国，我真不敢想象了。

或曰：煮云强调基督徒不向国父遗像敬礼，是不爱国。这事究竟如何？答：此事说来话长。二千年前，当基督教草创时，那时罗马帝国感觉到版图太广，思想很庞杂，因此设立了该撒大帝的像，要一切人民向像敬拜，违反的一概以「不忠」处死。那时基督徒根据不拜偶像的诫条，予以拒绝。所以引起罗马帝国的迫害，一直三百年久；最严重的是历史上有名的十次逼迫。那时基督徒仍然可以自由信仰基督教，只要向罗马帝像献祭就行；但基督徒坚决拒绝；因此被捕下狱，被掉在饿狮洞、斗兽场、火烧油烫、家产被抄，所受灾害惨绝人寰，但不能摇动基督徒的意志。我国向国父遗像敬礼这一公案，并不自今日始。在二十年前，便已经发生。那时国民政府举行纪念周，雷厉风行，对于向像敬礼一事志在必行，但基督教里面对于此事却有二派主张，（所谓派是思想的分野，并不是真有这样的派系存在），有人主张可以，他们引用圣经，以以利沙应允亚兰国元帅可以扶着国王向「临门」像敬礼，一同弯腰，因此主张向遗像敬礼，并不算得拜偶像。有人却反对，认为无论何像不可敬拜，行礼也是敬拜的一种方式；他们引用但以理三友对于拜像的态度何等坚决，宁愿任何牺牲都不违背信仰。因为见仁见智，各有不同，所以有很多基督徒向

国父遗像敬礼，他们承认良心很平安，并不违背信仰；但也有不少基督徒拒绝向遗像敬礼，他们对于国家任何法令誓愿忠心服从，但对于拜像却认为有碍信仰，宁可被革职、被开除学籍，不愿违背良心。这事发生已非一朝，今日台湾情况想必相仿。不知煮云是不懂历史，抑还是故意危言耸听，故意把这一件事夸张，来达到打击基督教的目的。

煮云是一个佛教徒，当知宗教各有她们的特质。基督教是一神教，「一神」的范围，不要说教外人无法给他们下界说，就是基督教里面思想宽严相距也至远。即如上文所述，有的基督徒向像敬礼，认为无背信仰；有的拒绝向像敬礼，甚至任何牺牲在所不计。二千年来即已如此。信仰真是一件奥妙的事，外人莫明其妙，当事人却拳拳服膺，不敢或失。和尚为什么相信念经可以超度；回教徒何以不吃猪肉；基督徒何故宁愿家破人亡，不肯拜偶像；一样是令人莫测高深。但无论如何，这是信仰问题。煮云却故意把信仰问题构成政治问题，想用政治罪名来陷害那些信仰不同的人，存心的恶毒和卑鄙，真是无耻至极。

对于今日自由中国所发生的向遗像敬礼问题，我认为并不十分严重：可恨的是部分佛教徒推波助澜，蓄意诬蔑。在这里我愿意说几句解释的话。第一、基督教里面的严谨思想者，不但不向任何像行敬礼，甚至不能向父母遗像行礼，也反对摆设耶稣圣像，以及圣徒遗像，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孝敬父母，不爱耶稣，不敬圣徒；相反的他们是孝敬父母的，是热爱耶稣敬重众圣徒的，他们所以不设像、不敬像完全是信仰的固执而已。第二，基督徒的信仰，是情感的也是理智的，要解决信仰问题，应从信仰说服；用政治压力只能取得形式上的「投机」，无法取得内心的悦服。这虽然是老生常谈，却是不易的事实。

或曰：煮云说基督教不合国情，愿听听你的意见。

答：国情是什么？如果说国情是礼义廉耻，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基督教不但一点没有不合，她所讲的重生的生活，正与早年蒋总统所提倡的新生活以及我国固有道德的四维八德同一轨范。如果说国情是几千年来的专制政体、封建制度，佛教二千年来甘之若饴，基督教不应该带进民主自由的思想，影响国父和许多革命先烈起来进行民族革命；如果说国情是重男轻女、多妻制度、奴隶制度，佛教从来熟视无睹，基督教不应该带来社会改革；如果说国情是迷信、是拜偶像、是拜祖宗木牌，基督教不应该反对这些，以致千万伪装的佛教徒（僧尼），实际是人民的吸血虫，失去他们寄生繁殖的机会；那么基督教不但过去要跟这一切迷信，腐败的社会道德以及丑恶的罪恶行为奋斗，她还要一直奋斗下去，直到建立一个新的合理的幸福的进步的社会。

时代的巨轮，前进不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必须天天进步，吸取真的、善的、美的；另一方面必须扬弃迷信、罪污、丑恶，才能够开辟一个美丽光明的新境界。这是最浅的道理。我很希奇，这些和尚硬把拜偶像、拜祖宗木牌指为国情，神圣到不可侵犯，好像这些愚蠢无知的迷信行为，应该与中国人结不解缘；如果有人不拜偶像，不拜祖宗木牌，好像中国就要马上毁灭；没有偶像、没有祖宗木牌，好像中国就要『国将不国』，他们的头脑，僵化到这地步，岂不奇怪。

还有，和尚是没有带着祖宗木牌到寺庙里敬拜的，他自己不拜，却不许别人不拜。基督徒不拜偶像，不拜祖宗木牌，完全是说理的；拜不拜仍由得你，各有自由，他并没有强行干涉你。但在若干和尚眼中，好像基督徒是没有这一份自由，和尚自己不拜，仍然是『全孝』，基督徒不拜却是大逆不道，非臭骂不可，非坑杀不可。我不知这是什么道理。

我要说：如果和尚们强调拜偶像、拜祖宗木牌的迷信行为，就是中国的国情，是中国文化的瑰宝，这对我国实在是一种极大的侮辱和诬蔑。

或曰：煮云抨击基督教「牧师」，谓凡放饲牲口都叫做牧，基督徒『连一点自尊心都没有，甘心做羔羊被人牧，』又谓『未信教还是有人的资格，一信仰了基督教，反而由人降为畜生，给人家牧养。』这话说得对吗？答：我说煮云一味胡闹，恍似泼妇骂街，一些没有冤枉他。他借牧师二字，谩骂基督徒是畜生，何等无聊。易经云：谦谦君子，卑以自牧，这些君子变成畜生了吗？古称官为州牧、民牧、那么人民都变成畜生了吗？谨告煮云，人畜之分，不在某一个字，而在某人的品格。如果人格卑鄙，存心恶毒险诈，虽披着袈裟，自称法师，但在照妖镜下，仍掩不住它的狐狸面目也。

或曰：无尽灯说本书封面画的两只狼两条蛇：寓意所在，自可想见，他想那些隐指着佛教哩！答：看书名便知。该编者太冲动了，才把狐狸看为狼，又把书名一个「驳」字忽略了，致有此误会。

或曰：煮云该书再版时，强调基督教迫害科学家的事实，尊意如何？答：这得分为二方面：第一，迫害哥白尼、伽利略的并不是基督教 我们没有意思代替天主教受灾。第二方面，就算天主教有迫害哥白尼、伽利略的事，到底也是那时教会里主教的错误，不能把罪名归到历史二千年的天主教身上。最可笑的是湘清所说：『大科学家哥白尼及伽利略等的科学理论，因不能见容于基督教而受迫害的事实，彰彰在人耳目。而佛教国家从未发生佛教迫害科学家的事实。』把天主教误为基督教这还小事，说佛教国家从未发生佛教迫害科学家的事实，真是连鬼都给他笑死。佛教国家未发生迫害科学家的事实，关键不在于『佛教与科学的相合』，而是佛教国家在过去的日子，不论中国、暹罗、缅甸、锡兰……他们根本就没有过科学家，在佛教的园地上，连科学的气息都窒息了，怎会有科学家可给他迫害。西方国家，虽然哥白尼、伽利略受迫害，但科学家究竟多如林中之木，这还不够证明吗？湘清，湘清，不要一味愚弄三宝弟子吧！

#### 四、台湾三宝弟子揭破真相

*煮云在谩骂、诽谤、曲解、无理取闹。*

*湘清原来是一头蝙蝠型的俗子，想立功补罪，所以大卖气力，投机取悦。*

本文写完，忽接台湾某三宝弟了来信，对于煮云及湘清有公正的评论，兹将原函录后：

编者先生：

先请你原谅，因我不是基督徒，相反的是一个已皈依三宝的佛教徒。（中略）因为我是佛教徒，所以常看佛教杂志；在最近的几期「菩提树」里看到有关「佛」「基」二教辩论的消息，晓得系导源于煮云师的一本「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所以我也马上找到那本书来看，看後才恍然了知那是充满「谩骂」「诽谤」「曲解」「无理取闹」的宣传用小册。本来佛理非常高深，超越世间的学问，修行的方法也很不同，很少谈到世间道德问题，因为佛教是重出世而不主张随世的。煮云师为着攻击他教，不惜把重出世的佛教，扯到世间来着迎合时代意识，勉强地配合儒家德目，扬己抑他，表面看来，似乎说的头头



是道，但他说的佛理都已变了质，面目全非而不自知。至于他所引的基督圣经的解释对不对，我未研究，不敢置评。

其次又看到唐湘清君子在同一刊物（菩提树）里刊出一篇「读驳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后」，我才知道贵刊曾有那麽一册单行本，我也急速地把它找到，我看後的印象是：作者颇有风度，解释自己所信的教义多于评斥他教的教义。这是合理的宣传法，这期与煮云师的态度正相反。照理煮云师的那本书，应该博引佛典，广释佛理，引人信仰才对；然而他却不此之图，对佛教的叙述略而不详，骂基督教的却说的滔滔不绝，从学术眼光看，煮云那本书的流通，不但无益于佛教，反而降低了佛教的真价值，使人误会佛教有关道德实践的学说只有那几点，只说的那个样子，与儒家的圣贤比较起来，岂不相形见绌。

可怪的是中间出了一个唐湘清，想为煮云师辩护，他那篇「读驳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后」只是为煮云师撑腰的闲话，不值得一提；不过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唐原来係半信佛教，半信耶教的蝙蝠型的俗子；以前也称赞过耶稣的德行及教会的利人事业，贬斥佛教的无能堕落；去年春他竟敢高唱「佛是全知全能的神」（刊在菩提树），强把佛拉到「上帝」的座旁去。佛的知能境地问题，佛经中有说明，佛弟子也有所信，但他却破天荒的提出这论调来，立刻引起「觉生」（台中版）和「无尽灯」（香港出版）两佛教刊物的反击，佛徒也群起指责他是异端的宣播者，被口骂笔伐得落花流水，几乎被逐出佛教圈外去，一直闹了半年多，他才认错恬静下来。也许他看到这回是争回面子（在佛教中）的机会到了，所以也写一小文呐喊一下，看一般佛徒会对他好感起了不会，其实谁也知透了他的心事，正信佛教徒们仍然视他是唱论异端的人，不过尚未公开宣布他「叛教」而已。

菩提树杂志滥收文稿，邪正不分，不知契合佛理与否，尽载怪诞奇文，迎合下等读者口味，也是很可惜的。依常情论，佛」「基」二教引起学理之争，所有佛教刊物理应联合战线，统一作战了。然而在台湾出版的刊物共有九种之多，结果不约而同的不予理睬。这不是自甘卑劣，而是不想和他们携手做事，由他自己去干，免损自己的人格。

因此我很希望，先生不必再费精神，与那一群无主见、无坚信的人去谈道理。在佛教中有资格，有地位的人都努力于各教间的调和，所以有宗教徒联谊会组织。请先生看重佛教大体，别因为他几个人的惹是生非而引起教间的裂痕。（下略）

正道人敬具

马来亚的佛徒指斥煮云对于佛教只是一知半解，对于佛理却尚未入门；现在台湾的三宝弟子也指斥煮云只会谩骂、曲解、无理取闹，这与笔者驳斥煮云，所见相同。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头隐匿在袈裟下面的狐狸，已无所遁形。另一方面给我们看见佛教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热爱真理的人士，不徇私曲庇，是是非非，这是佛教真精神所在处。唐湘清及其他若干顽固份子，应该觉醒过来了！若还执迷不悟，硬把妖精当如来，强不是以为是，将为天下所共哂，「佛头着糞」，罪将莫赎矣！

一九五六年九月

## 『差不多先生』-- 張采微

(注：文本双括号内，引用张采微大作)

友人从台湾寄给我一本署名张采微作「评驳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内容的谬妄，更胜煮云和尚一筹。拙作「驳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原是驳斥煮云和尚「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之作；张采微（我不知他是雌是雄，恐有错误，恕不称呼）如要置评，应用心读完拙作，也应用心读完煮云和尚的原作，然后看看谁是谁非，发为评论才是。可是张采微并不出此，他没有好好读完拙作，对于煮云和尚的原作不但没有读过（1页），甚且『没有看到』（15、73页），便怒气冲冲，指天笃地，口沫横飞，把我大大臭骂一番，这那里是『评』！怎有价值可言，怪不得胡说八道，全文盡是「吠声」之语，「祸梨殃枣」，实在太冤枉。

张采微说我还没有见过三民主义，没有读完新旧约；另一方面却承认与我素昧平生。一个素昧平生的人，竟知道我还没有见过三民主义，没有读完新旧约，不能不叫人惊异；古所谓未卜先知，想来张采微就是这类人吧！可是不幸得很，狗头军师撞板了！

拙作再版时经已再次声明，驳斥煮云之作，是非既有公论，事实昭彰在人耳目，将不再继续。因此这遭张采微失陪了！其实张采微如果肯脱下「博学」的伪装，好好读完再版拙作，看见一些有正义感、有佛学修养的佛门弟子，怎样指斥煮云和尚的狂悖无理，别人掉在垃圾桶的脏东西，张采微却把它检回，当作活菩萨，如果还有理性的话，一定会怪责自己「自作孽」的。

我说佛学有它的价值，但今天佛教实在变了质，跟佛学距离得太远了！这位张采微不懂什么叫佛学，什么叫佛教，便把我大骂一顿，他想佛学对，佛教那有不对。幼稚无知，令人笑倒。最可怜的，是他代煮云和尚答复悬赏的三段圣经。据云五饼三鱼食饱三千多人，就是马太福音五饼二鱼食饱五千人那一段。耶稣把一根竹子變作長蟲，原來就是摩西變杖為蛇那一段。「不信我的就打入地狱」，张采微找不出圣经，便扯到拙作「不信耶稣的人必因他自己的罪孽灭亡，」上面去，说『又有多大差别』？

我们不能不惊奇张采微既没有读过看过煮云和尚的原作，又没有『拜访』过煮云本人，竟然知道煮云和尚引用的就是这些圣经。为煮云和尚答复某君的信，他说不出圣经来，只闪烁其词，说我大意没有读好新旧约；张采微不但硬代煮云指出圣经来，甚且代煮云狡辩是排印错误。校书如风吹落叶，随扫随有，这是事实；奇怪的是煮云从没有说排印错误，张采微怎知他排印错误？这位张采微与我素昧平生，相隔数千里，就知道我没有见过三民主义，没有读过新旧约；未读过煮云的原作，未『拜访』过煮云和尚，就知道他是排印错误，想他摆个卜卦摊子，挂个活神仙的招牌，那比做煮云和尚的『狐狸尾巴』出息多哩！

张采微的「雄辩才能」，尤不止此；他把旧约摩西的「变杖为蛇」，扯到耶稣身上来；虽然两人相去一千五百年，但他说这就是『耶稣叫竹子变蛇』的事实。人物不同，时代不同，张采微却闭着眼睛硬说事实相『同』，张采微的强词夺理，指鹿为马，赵高再世也不能不甘拜下风。

煮雲說『耶穌把一根竹子』變蛇，（這大概不會排錯吧！）这竹子怎好说到摩西身上去？乡下老太婆喜欢截竹作拐杖，「博学善辩」的张采微，他想这位二百万民众的领

袖，手中拿着的杖，也是这么一根竹子。不知张采微可否把他考据的经过，写为专著，让我们「奇文共赏」一番？

其实，在张采微心目中，三条鱼和二条鱼，『相差仅只一个基本的数字』；三千和五千，相差还不是一个数字；摩西和耶稣，『又有多大差别？』不信我打你入地狱，和不信耶稣要因自己的罪孽灭亡，何必认真，还不是差不多。在张采微眼中，相差一个字，并无多大差别；没有多大差别，答案仍然是等于「对」。

某人写过一篇「差不多先生」；据云差不多先生事事都是差不多，一天，他父病了，请个兽医来诊治，他说兽医还不是医，『又有多大差别』？看样子，听语气，张采微原是差不多先生之流亚。可是对不住，答案不符，千元赏金无法付给，我们的差不多先生！

画蛇添足，原是多余，但不写下几句，恐张采微还蒙在鼓中，自以为了不起。偶然想起一个故事；有一个自作聪明的乡下人，一日上城去，见着「何瑞奇医科」的招牌，他说「阿端哥酱料」；我正需要买酱料，便大踏步入内嚷着买酱料。里面的人说「这里不是卖酱料」，他说「你们招牌不是出卖酱料吗？」里面的人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只好给他解释着：「这里不是卖酱料，乃是医科，你看错了！」这位仁兄要显明自己有理，还嚼舌根说：「医科和酱料，还不是差不多吗？」这回里面的人撞火了！「什么差不多，不要臉的东西，还不快给我滚蛋！」

呜呼！差不多先生。呜呼！张采微。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四日星洲旅次